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四百二十六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四

起辛卯明憲宗成化七年盡
戊戌明憲宗成化十四年 凡八年

辛卯 七年春正月詔舉堪任州縣者

英宗正統初嘗詔廷臣舉御史知縣至是從都御史
李實言復命京官五品以上及科道官各舉堪任州

縣者
一人

以余子俊巡撫延綏

時寇數入邊兵部尚書白圭請罷綏綏巡撫王銳推
浙江左布政使余子俊代之以子俊嘗歷官陝西習

邊事也先是延綏鎮治綏德州屬縣米脂吳堡孤懸鎮外寇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得利去子俊既至徙鎮榆林增益兵衛攻守罷畢具榆林遂為重鎮寇抄漸稀軍民得安耕牧質實米脂宋以米脂川地置砦金升縣明屬綏德州今因之吳堡宋收西夏地置砦金升縣明屬葭州今改屬綏德州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初由西安府知府陝西布政六年轉左調浙江甫半載有是命王銳遷人安

二月復設九江蘇州杭州鈔關

宣德間始設鈔關九江及蘇之浙壘抗之北新關皆同時建置成化四年罷之至是戶部以京庫歲用鈔不足遂議復設是年三月又從工部尚書王復請分遣司屬往蕪湖荊州杭州抽分竹木易銀解京以資

營 質實 燕湖漢縣明屬太平府今因之荊州抽分履
緜 設于府治東南之沙市其設于杭州者謂之

南新關在仁和
縣侯湖門外

夏五月瘞京師暴骸

歲大疫民多道死乃置漏澤園六所于都城外以瘞
之後二年四月因主簿邵文語言後命巡街巡河御
史瘞骸當
之暴露者

秋八月振山東浙江水災

戶科給事中李森等言山東七府及浙江嘉湖杭紹
四府自夏雷雨傷稼漂損虛舍人畜無算望遣廉幹
名望大臣勘
災蠲振從之

九月浙江潮溢

是月二日辛未潮溢衝決錢塘江岸千餘丈漂沒居民田宅守臣以聞閏九月命工部侍郎李顥往祭海神修築質實錢塘江即浙江亦名曲江在杭州隄岸府城東南李顥字思誠博羅人

始立漕粟長運法

宣德間平江伯陳瑄請立兌運法與支運參行至是戶部因應天巡撫滕昭議又變瓜淮兌運為長運令運軍徑赴江南水次交兌加耗外復給米為渡江費後數年命淮徐臨德四倉支運七十萬石之米悉改水次交兌而官軍質實按江米之法宣德時已與瓜長運遂為定制淮兌運並行明史周忱傳云

忱與陳瑄議民運至瓜淮水次交兌漕運軍運至通州其附近軍未過江者即倉交兌加過江米三斗可

謂附近軍者政諸瑄傳蓋謂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
安慶軍士而浙江兌運糧歲六十萬蘇松安慶九千
一萬八千附近軍領兌不盡仍多赴瓜淮交兌昭建
此議則并令江北軍過江就兌浙江等處石加過江
米一斗南直隸等處一斗三升戶部會議定石加脚
米六升乃悉罷瓜淮兌運是為長運法之始自宣德
兌運法行支運米日少天順時歲運糧四百三十五
萬石內支運者止七十一萬一千八百石及是從昭
議改兌運為長運而四倉支運未改其改兌則九年
九月也後孝宗從戶部言山東改兌糧復聽民自運
臨德二倉于是山
東獨支運如故

發明

明季轉漕之法由民運而支運由支運而兌
運至是始定為長運官任轉輸之責民免飛

輓之勞其法可謂善矣顧交兌之際弊實易生即
責成于地方有司尚不能保無吏昏耗蠹乃聽民

自兌於運軍則額外之需求必且日滋增益况既
經改為長運則凡有漕楮皆當量為酌劑俾達之
輦下以供官府康食之需乃考食貨志稱淮徐臨
德四倉由支改兌者止限以七十萬石之額其餘
交兌不盡者仍令民運赴四倉民力既未能紓而
其後久無支銷遂致有紅朽陳腐者又其時蘇松
常嘉湖五府之白糧船俱仍令民運如故此皆立
法未為周詳奉行不能盡善所致非長運之不可
行也厥後漕臣邵寶徒見流弊之滋轉謂長運之
之未善而欲復行支運是何異因噎而廢食哉

冬十月命王恕為刑部左侍郎總理河道

時運河淤塞廷臣言平江伯陳瑄治河通運六七十年近歲以來規制廢弛灘沙壅澀不加挑濬泉源漫
伏不加搜濬遂至漕舟阻淺急宜命官修治復瑄之
藩然自通州至儀真瓜州二千里勢非一人所能

獨任當分沛縣以南德州以北及山東為三道各委
曹卽暨監司專理且請簡風力大臣總理其事期以
三年底績于吳質實僕真唐析江都縣地置揚子縣
始以起為總河質實宋為真州治明洪武初以州治
揚子縣省入尋降州為儀真縣屬揚州府

十一月立子祐極為皇太子

祐極以五年四月質實祐極憲宗次
生至是立為太子質實子栢賢妃生

十二月彗星犯紫微

光長竟天正晝猶見帝避正殿撤樂赦羣
臣修省條時政得失彗至明年正月乃滅

見閣臣于文華殿

明世人主之不
見羣臣大抵由

于宸堅壘關乾
時等方請台對
而中官即以初
見未洽為言蓋
隱慮其以謹論
敷陳而預為防
制時等情意本
未字合遂不覺
為其所絀雖進
見而僅以膚詞
了事則又何貴
乎力請也且時
軫如果前席據
誠何至能不動
聽萬安資次在
後豈得越眾徑

彗星久見羣臣多言君臣否隔宜召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中官約以御殿日台對且曰初見時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將入復約如初比見時言天變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減京官俸薪武臣不免缺並乞如舊便帝可之萬安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輅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歲朝臣曰若輩常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帝自是不復召見大臣其後尹直入閣欲請見計事安止之曰君不聞彭公耶請召對一語不合輒叩頭呼萬歲今吾輩每事盡言太監擇而聞之上無不允者勝面對多矣安之容悅不識大體且善歸過于人如此

質實實

錄御史張敷因星變陳八事具一為兩京官俸祿宜暫減半時所謂昨御史有疏者蓋謂敷也

壬辰
八年春正月皇太子祐極卒

退即彼叩頭欲
出而秦對未畢
又何妨少留乃
竟相率偕辭德
貽訕笑迨其後
萬歲閣老之語
安反借以譏斥
彭時亦由其碌
碌無所建白耳

傳者謂萬貴妃害
之也謚曰悼恭

四川盜起

時四川榮縣盜起殺人攻城據府庫縱獄囚已又焚
劫健為恣行剽掠官軍捕之輒為所敗鎮守中官梅
忠等以聞事下兵部尚書白圭言往者蜀寇趙鐸等
聚眾流劫所司不能以時撲滅勢乃益熾至一再
用兵然後克之今瘡痍甫定盜復竊發宜勅忠偕巡按
御史嚴督三司刻期擒獲兵力不支可徵咸茂永寧
分守官軍協勦毋如前日養寇帝納之尋擢江西布
政使夏瑛為副都御史巡撫四川任以平盜瑛至官
立互知會捕法
盜為之少戢
質實榮縣唐析大牢縣地置旭川縣
為榮州治宋改縣曰榮德元省

入榮州明洪武九年降州為縣健為縣隋置明與榮
縣並屬嘉定州今並屬嘉定府夏瑛字宗成天台人

二月預徵山西河南明年賦

以謀搜套也先是正月延綏參將錢亮架瑪拉嗜於
安邊營敗績都指揮栢隆陳英戰死如嘉色凌犯固
原平涼邊警疊告兵部尚書白圭復建預徵之議檄
下山西河南諸府縣於是內地騷然兵科給事中梁
璟言山西預徵草豆每夫科粟二千兩歲旱民饑逃
亡載路太原一縣五日內已亡三百八十餘家人心
駭懼乞發帑補買以甦民困事下戶部議格不行時
侍講倪岳亦言山西河南之民飛芻挽粟徒步千里
夫運而妻供父執而子荷乃轉輸不足又有預徵水
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徵如何其可預也論者
皆趨所實實太原秦晉陽縣北齊分置龍山縣隋改龍
其言所實實山曰晉陽改舊晉陽曰太原宋廢二縣改
置平晉元屬冀寧路明洪武八年復曰太原縣屬太
原府今因之梁璟字廷美呼縣人倪岳字舜咨上元

發明

預徵非制唐莊宗衰世苟且之法也然同光四年所謂預徵者亦祇于三月徵夏秋之稅如唐代宗之稅青苗而已非懸費歎不可知之明年而先責其賦也明至憲宗之時國用不節傾內帑以恣中官梁芳輩之侵牟府藏既虛而欲大舉搜套遂至以預徵為籌餉之計謬矣且豫晉為師行經過之區其民方任轉輸尤當減賦緩征以紓其力而乃行此苟且之法以重困之民勞不大可念乎况是時所發京兵素號冗怯前後命遣朱永超輔劉聚三大將又皆畏葸不任戰者徵匱竭之餉以飽媮惰之兵一矢未發而內地且騷然矣雖欲復套得乎

夏四月旱

京畿連月不雨運河水涸遣使禱
于天地社稷山川淮瀆東海之神

遣使錄天下囚

初南京戶部侍郎陳翌因災異陳事請如正統例遣
使錄囚部議寢之至是帝憶其言乃分遣郎中劉秩
等十四人會巡按御史及三司官審錄後從商輅請
復遣郎中張文昭等錄天下囚遂定為五年一遣之

例質實

陳翌字冲霄虹縣人劉秩
安福人張文昭平山衛人

五月占城遣使告難

占城自洪武二年遣使奉表入貢代著恭順正統七
年安南國王黎麟卒子濬繼濬侵占城奪新州港據
其王摩訶賁該以歸帝為立新王摩訶賁來敕諭濬
歸其故王濬不奉詔侵掠占城人口至三萬三千餘

天順三年瘡庶兄諒山王琮戡瘡而自立越九月為
國人所誅以瘡弟灝繼戍化四年灝侵據廣西恐祥
帝命守臣謹備之七年灝攻破占城虜其王槃羅茶
全王弟槃羅茶悅逃山中至是使臣樂沙美來告難
兵部言安南并吞與國若不為處分非惟失占城歸
附之心抑恐放安南跋扈之志宜遣使齎敕宣諭還
其國王與家屬帝慮安南逆命欲俟其貢使至賜敕
責之逾月以槃羅茶悅請封命給事中陳峻等持節
往而占城已為黎灝所據改為交南州不克入灝既
滅占城遂侵擾邊境廣東之瓊雷廣西之龍州鎮安
雲南之臨安廣南皆數告警中朝務為姑息惟屢降
敕諭灝益玩侮無畏忌言占城王槃羅茶全侵化州
道為其弟槃羅茶遂所弑遂自立將受封而槃羅茶
悅子茶質苔來又弑之其國自亂非巨灝罪帝雖知
其詐不
能詰
質實
瓊州唐分崖州地置元路又改乾寧軍
民安撫司明政府今因之鎮安宋右江

鎮安軍民宣撫司元路明政府廣南宋時蠻名特磨
道元置廣南西道宣撫司明洪武中改廣南府今皆
因之陳峻
順天人

命武靖侯趙輔為將軍偕王越帥師搜河套次于榆林

葉盛既奉命至延綏與王越等議軍事以邊備久虛
搜套未可輕議請守固而後戰越因乞偕盛還朝而
廷議以套寇不滅三邊終無寧歲遂拜輔將軍以搜
套任之敕陝西延綏寧夏三鎮兵皆受節制越仍總
督軍務比至榆林寇已深入大掠輔越不能制乃奏
言搜套非十五萬兵不可今餽餉煩勞公私因竭宜
姑事退守會陝西巡撫馬文升復報寇警兵部論輔
越操兵坐視命給事中郭鏗往勘還言寇于六月入
平涼鞏昌臨洮殺掠人畜三十六萬四千有奇七月
縱橫慶陽境輔越至榆林不進致部將遇敵輒以不

得說令為辭當治其弛兵玩寇罪而輔越方以寇不
戰自屈奏請班師兵部劾兩人欺謾帝終不之責也

質實

馬文升字負圖鈞
州人郭鏗恩縣人

秋七月南畿浙江大水

南畿大風雨壞天地郊壇孝陵廟宇蘇松揚三郡亦
以水患告浙江海溢杭紹嘉湖寧五府地各被水災
凡八郡滄沒田禾漂毀官民廬舍畜產
無算溺死者二萬八千四百七十餘人

冬十一月趙輔有疾命寧晉伯劉聚往代之

輔稱病屢既乞還郭鏗亦言其以病廢事乃有是命
聚既代輔為將軍明年寇入花馬池率裨將擊却之
其冬博勒呼們都埒伽嘉色凌連兵深入直抵秦州
安定會寧諸州縣縱橫數千里聚擁兵不能救寇既

飽掠去會王越搗巢自紅鹽池還遂以大捷聞紀功
兵部員外郎張謹劾其虛冒所報首功皆邊民被掠
者詔遣給事中韓文徃勘還奏如謹言帝以寇既遁
置之輔還猶督京營兵部言輔既稱病宜解營務帝
亦置
質實花馬池在慶陽府城北週迴四十餘里安
定宋安定堡元改縣明屬延安府會寧金
不問
西寧縣元移會州治此尋省西寧縣入會州明洪武
初改會寧縣屬鞏昌府今皆因之紅鹽池在榆林府
西北與寧夏府接界張謹定
遠人韓文字貫道洪祠人

癸巳
九年春正月真人張元吉有罪釋之

元吉襲封真人恣行不法借用乘輿冠服擅易制書
奪良家子女逼取人財物家置獄前後殺四十餘人
有一家三人者事聞帝怒械元吉至京會百官廷訊
論死刑部尚書陸瑜等請停襲去真人號不許命仍

舊制時成化五年四月也元吉坐繫二年竟以負綠
免死杖百發肅州軍言官爭之不納至是其子元慶
復為父陳情祈免帝允之給事中虞瑤等言律殺一
家三人者磔元吉以睚眦殺四十餘人罪豈容誅貸
死發戍已為枉縱今又得釋歸田里臣竄未諭若以
元吉母老子幼情或可矜則士吉所殺四十餘人豈
無可矜如元吉者祖法朝綱不可不
慎奏入命僕終養遣戍尋竟釋為民

質實

陸瑜字廷
玉鄞人廣

瑤縉
雲人

土爾番據哈密

初哈密忠順王布拉噶卒無子王母寧溫達錫里主
國事伽嘉色凌窺哈密無主襲破其城王母率親屬
部落走苦峪遣使告難朝廷不能援成化二年詣達
兵已退乃資遣還故土其頭目哀請以都督同知巴

圖穆爾襲封巴圖穆爾著故忠義王托歡特穆爾外孫也帝因擢為右都督攝國王事又卒其子哈高請嗣

職帝許之而不命其主國事政令無所出是時土爾番酋阿爾自稱蘇勒坦乘機入哈密虜王母劫金印

去留其妹婿伊蘭據守之兵部言哈密實西域咽喉棄而不救恐赤斤蒙古等衛亦為所脅則我之藩籬

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使套寇不退關中供億愈難于是命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赴甘肅經畧抵

肅州遣錦衣千戶馬俊往諭阿爾抗不遜羈俊月餘文等乃撤哈高及赤斤罕東默克埒諸部集兵進

討質實默克埒番部名在哈密北托歡特穆爾布拉克之祖曰忠順王托克托永樂八年卒封其

從弟推勤特穆爾為忠義王卒宣德元年復以托克托子布達錫哩嗣忠順王是為布拉噶之父尋因忠

順王年幼命推勤特穆爾弟嗣忠義王同理國事即托歡特穆爾也劉文四川榮縣人○布拉噶舊作卜

列草寧溫達錫里舊作弩溫答失里巴圖穆爾舊作
把塔木兒托歡特穆爾舊作脫歡帖木兒哈高舊作
罕慎蘇勒坦舊作速檀伊蘭舊作牙蘭阿爾舊作阿
力默克均舊作也克力托克托舊作脫脫推勒特穆
爾舊作免力帖木兒特達錫
哩舊作卜答失里今並改

三月山東大饑民相食振之

是年畿內陝山西皆饑湖廣南畿亦被災而山東
饑尤甚死者枕藉無餘噉乃命免今年租巡撫年
俸前後請發濟南倉儲減價以糶令臨清關稅收米
麥助振又以民多轉徙請救鄰境撫按官隨所在安輯
秋成資遣復業且乞開中淮浙鹽百萬引盡蠲州縣
逋課詔其如所請更命移臨清倉粟十萬石以振俸
尋乞裁留漕糧并貸饑民布棉免柴夫折價銀移河
南輸邊粟濟山東而別給銀為邊餉山東輸京租二

十萬石給本地用帝皆嘉納于時俸不俟命檄發東昌濟寧倉粟十萬餘石為軍士月糧而以德州臨清寄庫銀易米賑濟請伏專擅罪帝特宥之月之甲午及四月丁卯境內忽黑暗如夜八月旱蝗旋大水明年又饑復請發倉儲出貸俸撫山東五年

質實

明史食貨

志柴夫折價銀自宣德五年置易州山廠僉北直隸山東山西民夫轉運後令輸直催役所謂折價銀也

年俸已

縣人

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閱武臣騎射

帝以武備廢弛乃御西苑命武臣騎射黜指揮李勝等四十六人十一月重閱西苑罷定襄伯郭嵩等四

中官索賄未厭
輒敢杖殺指揮

實為目無國法

即云以公事加

杖亦非政體所

宜指揮職亦踰

微究屬朝廷一

命豈消人所得

肆其暴撻明代

寵任閹宦假以

事權鎮守之詔

已為黨民病國

憲宗于此尚爾

徇情縱宥何以

人英國公張懋三發
皆中帝大喜厚賚之
質實郭嵩定懷伯之侄張
懋英國公輔之子

秋九月鎮守浙江太監李義殺指揮馬璋不問

義至寧波指揮馬璋饋白金二十兩意不懷遂杖殺
之璋母訟于朝帝命義自陳言因公事杖璋璋病死

非斃杖也帝命宥之既而鎮守雲南太監錢能杖守
礦千戶一人死巡按御史甄希賢劾之帝亦未嘗罪

能
也質實
甄希賢
麟遊人

們都爾博勒呼伽嘉色凌並入寇王越襲破其孥于紅

鹽池

三酋大舉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諸州縣王越策寇盡
銳西出必不備東偏乃率總兵官許寧游擊將軍周

示懲警而振紀
綱無怪若輩之
日甚恣橫釀成
奸弊而不可復
遏也

王各將四千六百人為左右哨從榆林紅兒山出其境晝夜兼行八十里涉白鹽灘北又百五十里偵知寇老弱俱在紅鹽池乃分兵千餘伏他所而身率寧王張兩翼直薄其營伏兵又從後夾擊大破之焚其廬帳而還及寇飽掠歸則妻子畜產已蕩盡相顧痛哭自是稍徙北去不復居河套間盜邊不敢大入亦數遣使通貢于是延

質實

紅兒山在榆林府北白鹽灘即白鹽池在定邊縣西

北周王字廷璧涇州人們都爾舊作們都埒博勤呼舊作李羅忽今俱改

甲午十年春正月命王越總制三邊

前年冬刑部主事張昂言延綏甘肅寧夏三邊鎮撫不相統一宜推文武重臣一人總制章下所司乃議設制府于開成控制三邊總兵巡撫而下並聽節制詔即以越任之時因紅鹽池之捷論功加越太子少

保璫俸一級而越自謂功大

質實

此三邊設總制之始越還朝即罷不

設此弘治十年又起越為之十五年以命秦紘正德元年繼以楊一清遂為定員嘉靖十九年改稱總督

張鼎字大器陝西咸寧人

三月罷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

雍在粵于鎮守中官黃沁不為禮沁憾之會柳潯諸蠻復叛參將楊廣等俘斬九百人方更進而賊臨懷集兵部劾雍奏報不實沁亦許雍坐視且言其濫賞費財帝遣給事中張謙等往勘而廣西布政何宜副使張敷銜雍素輕已共醞釀其罪謙還奏事虛實交半乃命致仕去雍有雄畧善斷臨戰躬親矢石不目瞬既承制專決自奉尊嚴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密三司皆長跪白事裨將以下繩押無所假又坦中

不為崖岸揮斥財帛不少惜故雖令行禁止而謗議亦易起雍既去兩廣人念其功于是立廟祀之

質

懷集劉采折四會縣置元屬賀州明改屬梧州府今因之何宜福清人張謙清苑人

夏六月武靖侯趙輔請世襲伯爵許之

輔辭侯乞世伯爵許其世襲實明史功臣侯表輔子伯侯如故言官力爭不聽

絕亡乃

發明

國家所以取賞者有功刑有罪而已趙輔受命西征坐視敵騎之蹂躪封疆而不加一

矢死兵玩寇罪孰甚焉憲宗即念輔大藤峽之舊勞賞之不正刑誅亦已幸矣顧曲徇其世伯之請辱副庸大典以加有罪之人則是獎邊臣之惰而勤其效尤也此明之邊事所由日壞哉

閏六月築邊牆

初余子俊上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寇屢入犯獲邊人為導徑入河套自是寇顧居內我反屯外急宜于沿邊築牆置堡其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以成邊牆于計為使尚書白圭以邊民方困奏緩其役八年秋子俊復言征套士馬屯延綏者八萬芻茭煩內地若余冬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約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計臣前請築邊牆詔事寧舉行請于明年春夏寇馬疲乏時役陝西運糧民夫五萬給食輿工帝從之會王越築寇紅鹽地患少息子俊得一意工築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抵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鑿崖築牆屈塹其下連比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砦備巡警又于崖砦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二如箕狀以瞭敵避射凡築城堡十二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

時謂之索駝城既告竣牆內地
悉分屯壑歲得糧六萬餘石
質實
按遺牆之築明
史兵志謂在成

化七年地理志謂在九年攷明憲宗實錄八年三月
葉盛疏云七年六月內用總兵巡撫議依界石山勢

剴削如城然未借役民夫而城堡守備兵不足供役
乞量起山西陝西民脩築詔令官軍以次整理不必

借役于民則子俊初建邊牆之議已令官軍興築第
格于部議未嘗役及民夫兵志以為七年築者蓋據

官軍興築之始也九年十二月張謹劾趙輔等冒功
之罪有云余子俊方修治邊牆雖于樂治則子俊告

俊之疏所謂不三月功成八九者特約畧言之以見
其成之速而其實輔等禦寇韋州之際即已糾衆興

工地理志以為九年築者蓋據民夫興築之始也葉
盛疏又云正統間創築榆林城堡二十有三于其南

二三十里之內植軍民種田界石是即子俊疏所謂
舊界石也明史楊一清傳云邊牆在延綏者余子俊

修之甚固後邊牆日踈牆塹漸夷又明世宗實錄二
十五年曾銳奏云余子俊修築邊牆東起黃甫川西
至定邊營千五百餘里歲久傾頽不異平地則子俊
所築邊牆至正德時漸夷逮嘉靖中圯矣銳時餘址
間存故所言東西起止頗與子俊告竣之疏互殊也
延慶謂延安慶陽非宣化府之延慶州清水營紫城
峇並在府
谷縣東北

秋八月以趙勝為將軍禦伽嘉色凌命太監劉恒覃平
監之

伽嘉色凌寇宣府乃命勝率京軍萬人以恒平監軍
往禦之寇退尋召還是平東復自馬營赤城入寇遊
擊將軍周玉敗之明年春寇大同參將李鑑等敗之
自寇徙出套延綏之患雖寢稀而宣府大同諸邊被

其擾
質實
趙勝字克功遷安人
李鈞大同右衛人

癸明
自永樂八年都督譚青營有中官王安與名
奏事為明世閹官監軍之始嗣至正統四年

吉祥典兵既久藏甲于家遂有天順五年七月之
變憲宗亦既目擊之矣乃改元之歲即命唐慎

監朱永軍尋又命裴當監楊信軍傅恭頤恒監永
軍至是復命恒平視師宣府厥後汪直繼之睨然
挾兩鉞以橫恣于邊疆其不為吉祥之續者一閭
耳語曰前車之覆後車之鑒若憲宗者可謂甘蹈
覆轍
者歟

賜廣東按察司副使孔鏞僉事陶魯林錦誥命

鏞初以連山令從都御史葉盛征廣西有功薦擢高
州知府府四境乜強賊十餘却其魁馮曉卿公長勢

尤熾鑄單騎諭降公長遜壯士二百人乘夜搗曉巢縛其妻子耶曉亦以五百人降己又與僉事陶魯賊賊廖婆堡餘賊乃悉散去患以戢尋陟副使陶與故嘗為新會丞會廣西徭流劫高廉惠肇諸府破城投吏無虛月魯台父老語曰賊氣吞吾城不早備且陷乃築堡密繕甲兵練技勇以孤城捍賊衝建郭掘濠布鐵蒺藜刺竹于外城守大固賊來犯輒擊破之亦以盛薦就遷知縣韓雍征大藤峽魯與有功進僉事既與鏞破廖婆堡之明年復連破黃公漢于思思潯州又明年廬州知府林錦亦以能禦寇陟僉事蓋成化四年事也錦自合浦訓導條上禦盜方略中機宜即為盛所異歷知靈山廉州皆值歲饑諸徭四起剽掠錦緹緝流移討其梗化者境內悉平是時粵東西徭寇作亂州郡無賴子應之所在盜賊充斥葉盛韓雍先後奉命督軍務材鑄等三人屢薦擢至監司以高雷軍事任鑄欽廉任錦而令魯治新會陽江陽春

新興館縣兵分道勦撫強寇以漸衰息至是巡撫吳
琛具三人治績聞于朝並賜誥命錦終按察副使魯
後擢湖廣布政使仍留治廣東兵備領廣西事時稱
魯為三廣公廣大倚之如長城鑄後累官至貴州巡
撫有苗賊阿溪者桀驁多智橫行諸部中守臣皆納
溪賂縱其流劫鏞詢得溪所昵者二人以計擒溪磔
之羣蠻質實連山隋縣明屬連州惠州北宋置元路
皆震懾質實明府合浦漢縣明為廉州府治今昏因
之靈山唐縣明屬欽州今屬廉州府陽江縣蕭銑時
置新興縣晉置明並屬肇慶府今因之孔鏞字韶文
長洲人林錦字
彥章連江人

九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詔侯伯及駙馬年少者入國子監

司業耿裕以勲戚子弟當先束身禮法乃采輯古諸侯貴戚言行可師者人校一編帝聞而稱善明年祭酒周洪謨以士風澆漓請復洪武中學規帝納其言命禮部榜諭于國子監崇信伯費淮怠不就學洪謨劾之奪冠帶以儒巾赴監質實耿裕字好問廬氏人停歲祿之半學政肅然刑部尚書九疇之子費淮南直隸定遠人崇信侯璫之孫璫于宣德元年封伯予世襲

冬十月都督同知李文等進兵討土爾番不克引還

文等引兵至布隆吉爾川諜報阿爾集衆抗拒更結別部謀掠罕東赤斤二衛文等不敢進遂請旋軍肅州散遣二衛兵固守本土令哈商及照克埒輝和爾之衆散居苦峪駐牧章下兵部具如所請且以哈密人民無統敕哈商權主國事因其請給米布賜以穀種文等無功而還土爾蕃知中國不足憚久據哈密

明代財用不足
由于上不知府
藏之數臣下遂
得肆其私苟乾
沒使能慎數于
平時復加之制
節謹度何遽三
于入不敵出也

十三年冬乃命邊臣築苦
峪城移哈密衛于其地
質實 布隆吉爾川在今安

縣入于哈喇諾爾輝和爾哈密種落之一明史哈密
傳言其種落雜居一曰回回一曰種和爾一哈勒

布隆吉爾川舊作卜隆吉兒川哈喇諾爾舊作哈
拉脛爾輝和爾舊作畏兀爾哈勒輝舊作哈刺灰今

改正

十二月罷採金

時內費日侈帑金不足用命湖廣寶慶等郡開採歲
役五十五萬人死者無算僅得金三十餘兩撫臣劉
敷奏請己之戶部檄所司開遼東質實 黑山在今奉
黑山金場亦以巡撫彭誼言而罷質實 天寧海縣東

劉敷字叔榮永新入
彭誼字景宜東莞人

國用告匱而欲
取資山澤非特

臨渴掘井緩不

及待且以杯水

沃輿薪亦何濟

于事哉至湖廣

一隅之壤開採

不過隨地施功

何至役夫五十

五萬而所得金

僅三十餘兩積

一歲之度不足

以備勞費是官

吏之漏卮中飽

皆不可知而民

之困復死亡固

二十一年春三月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

時與萬安同在閣帝急于政大臣希得見安結中官
戚畹上下壅隔時頗懷憂每上言或留中或下所司
多不見用常悒悒不得志屢請疾在告力懇放還不
許至是疾革衣冠端坐徐言曰死生常理不足驚但
冒居大位上不能報國下不能養老父耳卒年六十
贈太師謚文憲時立朝三十年持正存大體有所論
薦不使人知燕居無惰容
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

夏四月以吏部左侍郎劉珣禮部左侍郎劉吉入內閣
預機務

珣先以舊宮僚晉官直經筵日講反覆開導詞氣侃
侃劉定之稱為講官第一帝亦愛重之入閣後嘗呼

累滋甚憲宗此
舉上下交病可
謂昧于治理矣

皇子生已六年
憲宗竟毫無聞
見即昏憤不履
至此照鐘歎夫
之事或由傳聞
已息亦未可知

東劉先生珣性疏直而質實劉珣字叔溫壽光人劉
劉吉則多智數與萬安比吉字祐之博野人時內

閣三人安貪狡吉陰刻珣稍優頗喜談論人目為
狂躁皆充位無所匡正諺謂之紙糊三閣老云

乾清宮門災

是月十四日壬辰夜也越四日乞
未以災告于奉先殿醮躬自責

五月始名見皇子于西內

帝自悼恭太子薨帝鬱鬱不樂一日召太監張敏柳
髮照鏡嘆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地曰萬歲已有子
也帝愕然問安在對曰奴言即死萬歲當為皇子主
于時太監懷恩侍即叩首曰敏言是皇子潛養西內
今已六歲矣匿不敢聞帝大喜即日幸西內遣使至
安樂堂迎皇子使至妃抱兒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

但既迎皇子至
前事已彰著定
名出閣一切自
有常儀何轉向
閣臣高處之
策憲宗庸懦無
能此等事猶不
克自主其他尚
足問乎

兒見黃袍有鬚者即兒父也衣以小緋袍乘小輿擁
至階下時猶未剪胎髮髮披地走投帝懷帝置之膝
撫視久之悲喜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使懷恩赴內閣
具道其事閣臣皆大喜懷恩並道帝意欲宣示外廷
高輅曰當降敕禮部以定名為辭于是廷臣相率入
賀帝即命皇子出見廷臣越數日帝復召閣臣問曰
皇子既出將何以處之輅頓首曰陛下踐阼十年儲
副未立天下引領望久矣當即立為皇太子安中外
心帝頷之遂定名質實懷恩高
祐授頒詔中外

六月皇太子母紀氏卒

先是帝召見皇子留官中而紀妃仍留西內大學士
高輅恐有他患而難以顯言偕同官上疏曰皇子聰
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保護恩踰己出但外議
謂皇太子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宜移就近所俾母子

朝夕相接而皇子仍藉撫育于貴妃宗社幸甚紀妃遂移居永壽宮數召見逾月妃病篤輅言如有不諱禮宜從厚且請命司禮監奉皇子過妃宮問視帝皆從之及乙巳卒追封淑妃謚恭恪恭僖質實明史后妃列傳妃居永壽宮萬貴妃日夜怨泣曰羣小結我其年六月妃暴薨或曰貴妃致之死或曰自縊也張敏亦吞金死事與商輅傳所載互殊蓋傳聞之異永壽宮春明夢餘錄月華門北曰順德右門再北向東與鳳彩門相對者曰咸和右門南者曰毓德宮原名安樂宮後又改永壽宮

秋八月浚通惠河

先是漕運總兵官楊茂言自張家灣舍舟車輓至都下佐值不貲通州至京舊有通惠河水道石牖尚存腫渚水用小舟剝運便帝遣尚書楊鼎侍郎喬毅相度上言舊牖二十四通水行舟但元時水在宮牆外

舟得入城今水由皇城盆水河出故道不可復行請
濬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諸泉水使入西湖閉分水
青龍橋引諸泉水從高梁河分其半由盆水河出餘
從都城外凍流轉會正陽門并流大通橋橋河隨旱
澇啟閉則糧艘可近倉甚便帝善其議以災異工未
及舉至是命平江伯陳銳等督漕卒七千餘人疏浚
明年六月訖工濬泉三增橋四漕舟稍通然元時所
引昌平白浮諸泉俱遏不行獨引一西湖又僅分其
半河窄易盈涸不質實明史河渠志通惠河即大通
河在大興縣東西元郭守敬

所鑿由大通橋東下抵通州高麗莊與白河合至直
沽會衛河入海長百六十里有奇十里一橋蓄水濟
運又以白河榆河渾河合流亦名潞河洪武時漸廢
永樂中濬河故道置橋以漕之未幾俱湮此所浚者
自大通橋至張家灣渾河六十里也方輿紀要張家
灣在通州南十五里元萬戶張瑄督海運至此而名

元史地理志金水河源出玉泉山流入皇城故名金水戴司成集王泉山在京城西三十里西山之麓有石洞泉自中而出其上有芙蓉閣金章宗避暑處明寶錄龍泉月兒柳沙諸泉其源皆出于西北一帶山麓水經注西湖東西二里南北三里蓋燕之舊池也綠水澄澹州亭望遠為游矚之勝所水部備考青龍牯在都城西北三十里元史河渠志高梁河在順天府城西自昌平州沙澗流經高梁店又東南流入都城積水潭白浮泉在昌平縣界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水門入都城馬楊昂字宗器陝西咸寧人喬穀字志弘山西樂平人陳統合肥人平江伯瑄之曾孫

們都爾加嘉色凌遣使入貢

遣使通何等來朝貢馬燕賚甚厚仍以綠段酬其馬直通何等九十二人皆授官有差予冠帶初加嘉色

凌以女妻們都爾故立為汗屢挾以入寇及是通貢
患少息已而加嘉色凌專恣日甚托羅該與伊斯瑪
音謀殺之未幾們都爾亦死諸強質實托羅該們都
酋相繼略盡邊人稍得息肩也爾部下大頭
目伊期瑪音乃穆哩罕之子其謀殺伽嘉色凌事在
成化十五年○通甸嘉作桶哈托羅該舊作脫羅千
伊斯瑪音舊作亦
思馬因亦並改

九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立子祐樞為皇太子

時皇太后居仁壽宮語帝曰以兒付我太子遂居仁
壽宮一日貴妃召太子食太后謂曰兒去無食也太
子至貴妃治食曰已飯進羹曰疑有毒貴妃曰
是兒數歲即如他日魚肉我矣因患成疾

仁壽宮在奉先殿東北
履順臨和二門之內

以朱英總督兩廣軍務

自韓雍大征諸蠻以來將師喜邀功利倖掠名為鵬
勦英至鎮以寧靜約飭將士毋得張賊聲勢妄請用
師招撫強獍效順者定為編戶給復三年于是馬平陽
陽胡蒼梧諸縣蠻悉望風附而荔浦立山鄉賊李公
主有衆數萬久負固亦遣子納款為置永安州處之
俾其子孫世吏自自是歸附日衆凡為戶四萬三千
有奇口十五萬有奇帝甚嘉之初雍在兩廣雖有平
寇功恢靡自奉贈遺過侈有司因供億公私耗竭既
而吳琛代雍務為庸謹至英益持所質實馬平梁縣明
清節其威望不及雍而惠澤過之質實屬柳州府陽
朔南縣明屬桂林府蒼梧漢郡治廣信縣隋改縣名
蒼梧明屬梧州府今皆因之立山鄉在永安州治東

永安州本唐立山縣明洪武中省入平樂縣至是置縣屬平樂府今因之

十二月改謚郇侯王為景皇帝

景泰之立既不
以正且七年中
不能以敬共友
愛田舍不倫致
成奪門之舉雖
由于小人貪功
啟釁而積嫌生
變禍固自始但
徐商貞輩久經
委質稱臣庸此
爵祿乃于廢歷
之際痛肆詆毀

初荆門州訓導高珪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郇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日鑿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寧謐厥功不小迨至先帝復辟食天功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仰惠躋祀先稱典禮望敕禮官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章下廷議久不決而左庶子黎淳力爭謂不當復且言昌色既廢不聞復為漢某帝更始既廢不聞復為漢某王瑤此必言有死罪二一誣先帝為不明一謫陛下于不孝此必有小人主之者不然彼草茅疏遠安敢妄言帝曰景泰往事朕未嘗介意淳乃欲獻媚希恩邪切責之議遂寢其後御史楊守隨復請改謚事亦未行然帝終感瑤言至是乃命閣臣議復郇王位

並且蒙以泉鳩
惡謚于情理當
非所宜憲宗能
不以前事介懷
議復帝號尋命
加謚修陵詔旨
亦謁然仁義于
景泰敦親親之
情于英宗成維
述之大可稱今
與黎淳岳欲獻
媚希恩疏引漢
昌邑更始為比
擬不于倫其心
術尚可問耶

號高輅力贊成之遂下詔曰朕叔郕王濬作亂保
邦奸臣讒搆請削帝號先帝旋知其枉深懷悔恨以
次抵諸奸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救念親親用
成先志郕王可仍舊皇帝號尋上尊謚曰恭仁康定
景王帝命所實實荆門宋軍元州明洪武初屬荊州
司修飾陵寢實實府嘉靖十年改屬承天府今府復
名安陸州仍屬馬高瑄字庭堅
閩縣人楊守隨字惟貞鄞縣人

丙申十二年春正月南京陰靈地震

敕羣臣修省于是南京科道官上言弭災之策乞進
君子以正朝廷擇將帥以備邊鄙設法制以弭盜賊
並乞飭天下鎮巡官及三司郡縣省刑薄歛拯饑
解盜毋妄興土木每因公科撥詔下所司行之

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流民之數為流
國法所必諒但
既職其謀則檢
其支黨其餘從
惡者亦當外核
嚴懲若無辜之
衆自應亟等其
後之宜俟咸知
安生理而後納
未始可以永靖
亂源項忠乃于
九十萬人漫無
區別非成即駢
不前者執行種
殺處置實為失
當使非原傑撫

夏五月命左副都御史原傑撫治荆襄流民

初項忠既平荆襄盜先後招撫流民九十三萬有奇
移軍竹山捕遺孽復招出流民五十萬俘獲賊黨家
屬二萬八千七百餘人家選一丁偕其孥屯戍湖廣
邊衛其流民已附籍者給復三年未附籍者遂耶其
邇而著籍雖久或占山數十里招集無賴千人爭鬪
劫殺者亦令遣逐于是有司一切驅迫不前即殺之
賊黨發戍者舟行多疫死廷臣遂以此咎忠忠陳善
後十事亦祇增設營堡巡司多方慎守以厲入山之
禁不數年禁漸弛流民復聚朝廷以為廢祭酒周洪
謨著流民說畧言東晉時盧松之民流至荊州乃僑
置松滋縣于荆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
南雍州于襄西其後松滋遂隸荊州南雍州遂治襄
陽今當增置郡縣聽附籍為編氓可實襄鄧戶口都
御史李賓善其說聞于帝帝然之遂命傑出撫傑編

辨善籍控置有
方其何由使況
民永遠寧居不
且激而致變乎

歷山溪宣朝廷德意諸流民欣然附籍乃大會湖廣
河南陝西撫按官籍之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口四
十三萬八千有奇用輕則定田賦民大悅保相度地
勢以襄陽所轄鄖縣居竹房上津高洛諸縣中道路
四達且去府治遠山林深阻將吏解至猝有盜賊難
遥制乃拓其城置鄖陽府以縣附之且置湖廣行部
司增兵設戍而析行山置竹谿析鄖置郢西析漢中
之洵陽置白河與竹山上津房成隸新府又于西安
增山陽南陽增南台桐柏汝州增伊陽各隸其舊府
制既定將還以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事無統紀因薦
御史吳道宏自代詔界命道宏緘緝人民十五年就
擢大理少卿撫治鄖陽襄陽荊州南陽西安漢中六
府鄖陽之有撫治自此始也傑事方竣進南
京兵部尚書未任卒于南陽鄖襄民立祠
質實
忠
善後十事一流民已復業者給復三年復流入者全
家戍邊衙一禁入山竊礦一增設營堡十二巡司八

一竹山縣設立千戶所一漢中西安流民責令陝西副使等官夔州流民責令四川巡守官禦其越界一所留戍卒衛卒委指揮分領操練以助新堡聲威一撤回分守贊畫守備等官裁革新增撫民官及興山縣知縣一荆襄德安令湖廣鎮巡官督屬防守南陽令巡按河南御史督屬防守一專任撫民之叅政等官宜時巡歷竹山諸縣及新建諸堡以過竊礦流民一流民所棄山外田地分授主戶承佃山谷新墾田稅俱與開豁松滋漢縣屬廬江郡晉咸康中縣民避亂于荆南因僑置松滋縣明屬荊州府今因之漢之松滋今為潁州府霍邱縣地南雍州晉太元中僑置今為襄陽府地郢縣漢錫縣晉改郢鄉元改郢縣明為郢陽府治房縣後漢房陵郡治唐為房州治明始改縣屬襄陽是年改屬郢陽今並因之上津隋置元省明復置屬襄陽是年改屬郢陽今省上津縣故城在郢西縣西北一百四十里商谷謂商縣與

洛縣也後周始置高州洪武七年降縣是年升州
隸西安府今為直隸州洛南縣廢置金廢為鎮元
復置屬高州明洪武初年改屬華州是年復屬高
州天啟初年改洛為雒今因之高州東九十里別
有高洛廢縣則後周所置金貞元二年廢竹谿以
尹店社置鄆西以南門堡置洵陽漢旬陽後漢省
晉復置曰洵陽元省明復置屬金州以隸于漢中
府萬厯十一年改金州曰興安州二十三年升直
隸州更以白河屬焉白河以白石河置山陽晉豐
陽縣金廢為鎮至是復置以在北山之南豐河之
北故名山陽南名以南陽縣之南名堡置桐柏隋
縣元廢為鎮至是復置伊陽以濟伊闕縣置今並
因之吳道
宜賓人

秋七月黑眚見

有物金睛修尾狀如犬狸負黑氣夜入民家至則人
昏迷徧城驚擾帝常朝奉天門侍衛見之而譁頃之
始定帝于禁中祭告天地以四事自責大學士高輅
疏再災八事曰番僧國師法王母濫賜印章四方常
貢外勿受玩好許諸臣直言分遣部使錄囚省冤獄
停不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設雲南巡撫
帝優詔
質實
四事自責用度不節一工役勞
民二忠言不聞三仁政不施四

八月以王恕巡撫雲南

大學士高輅以雲南遠在萬里西控諸夷南接交趾
而鎮守中官錢能縱恣不法議遣大臣有威望者為
巡撫鎮壓之乃改王恕為左副都御史以行先是能
遣指揮郭景奏事京師詭言安南捕盜兵入境帝即
命景齎敕戒約之舊制使安南必由廣西而景徑自
雲南往能因遺安南王黎灝玉帶寶纒蟒衣珍奇諸

物灑遣將率兵送景還欲遂通雲南道景懼後禍始
先行白守關者楊言安南寇至關吏戒嚴黔國公沐
琮遣人諭其帥始返而諸守臣畏能匿不奏能又遣
景及指揮盧安蘇本等交通千崖孟密諸土官納其
金賈怒至昏庶得之遣騎執景景懼自殺因劾能私
通外國罪當死帝詔刑部郎中潘蕃往按之怒再疏
發能貪暴狀且言昔交趾以鎮守非其人致一方陷沒
今日之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以安邊微能大
懼急屬賁近請召怒還怒遂改掌南京都察院能事
立解蕃勘上得實詔宥能而論其黨九人罪能更為
祈寬亦多宥之怒撫雲南僅九月威行徼外黔
國以下咸惕息奉命疏凡二十上直聲動天下實實
孟密本木邦屬部景泰中蠻婦曩罕美叛木邦子思
柄自稱宣慰使後大學士萬安入其賂乃請析置孟
密安撫司事詳成化十九年神宗十三年改宣撫司
地距今雲南三十三程沐琮黔國公晟孫也潘蕃字

廷芳崇德人初
冒鐘姓後始復

發明

人臣無越境之交况能以閣寺鎮守邊隅認
膺重任敢與安南黎灝潛通餽問又豈尋常

縱恣所可曲宥者乎且史稱灝素欲窺伺雲南故發
兵隨景假道使非沐琮遣人諭止其勢正未可測
則能之罪更有不可勝誅者乃憲宗既得王恕之
奏不特不明正能罪而轉改恕南京不惟能自邀
曲貸抑且庇及黨儕國憲王章顯
倒至於如此又何怪乎能輩之日橫也

九月令太監汪直刺事

妖人李子龍者本侯姓名得權易州人少為僧行脚
河南遇道士授以符術遂蓄髮變姓名先是陝西民
李氏產子龍有異徵得權因冒之往來真定間進
至京師主軍匠楊道仙家資緣中官鮑石潛入大內

石黨韋寒等敬信子龍皆北面禮為上師尋錦衣校
傾俱謀不軌白中官黃賜上變寒自殺子龍及石等
伏誅帝心惡之銳欲知外事御馬監太監汪直故大
藤峽猛種初給事萬貴妃宮為人便黠帝因命之易服
將校尉一二人密出
伺察人莫之知也

冬十月京師地震

是月十一日辛巳也後六十
日壬午陝西之蘭州亦地震

十一月南京大雷雨

是月二十三日癸亥也明年二月甲戌安慶大雪雷
電應天巡撫牟侔言雷陽氣之發雪者陰氣之發十
一月一陽初復而震雷早發已乖二氣之常二月四
陽既盛而恒雪不已雷電復作陰陽雜揉尤天變之

大者乞脩人事以弭
之帝乃詔求直言

丁酉十三年春正月增孔子廟籩豆樂舞之數

初洪武四年定祀孔子禮籩豆以十舞以八侑前年
秋祭酒周洪謨請脩天子之制章下禮部尚書鄒幹
駁止之洪謨再疏爭言孔子像其寃疏十二既用天
子之禮而侑舞乃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
以樂論禮則禮為僭前所請增籩豆為十二舞為八
侑庶禮樂相稱益足章尊崇之典帝從其議乃命大
學士商賂以增定禮制告孔
子廟學士王獻告于闕里
質實王獻字惟
臣仁和人

置西廠以太監汪直領之

永樂中始置東廠令宦官訪緝逆謀大邪與錦衣衛
均權勢至是又別設西廠刺事以汪直督之所領緹

騎倍東廠勢遠出衛上會建寧衛指揮同知楊認與父泰為仇家所訐既命刑部主事王應奎錦衣百戶高崇往勸而認亡入京師因其姊姁禮部主事董序求計于韋瑛韋瑛者素無賴子鬻于宦官韋某蒙其姓冒延綏功授百戶方欲從直刺事無繇也乃諾認為營解傾取其貲而潛報直謂認父子殺人懼罪輦金鉅萬匿序所將賄諸用事者以緩其獄直信之即遣人捕認序顧認貲已盡于瑛大索序家無所得因考認琶之三琶者錦衣酷刑也以加人骨節皆為寸解認不勝琶妄言寄金于其叔父兵部主事任偉所瑛遂夜率邏率突入任偉家縛任偉考掠及其妻子翰林侍講陳音與任偉比屋居聞其聲甚楚乘墉大呼曰爾擅辱朝臣不畏國法耶邏卒應曰爾何人不畏西厥音厲聲曰我翰林陳音也瑛乃繫任偉去而應奎崇勦獄猶未報真奏其受泰賂與泰並械至京獄具認崇已瘐死泰坐棄市籍其家應奎遣戍任偉

序並謫官直既發認事頗誣左右大臣多得認賄帝
雖含隱不發然愈謂直可倚任直由此亦遂倚任瑛
屢拊誣獄刑部郎中武清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
綱太醫院院判蔣宗武浙江左布政使劉福左通政
方質皆繫西廠獄被收案凡西廠逮捕朝臣初不俟
奏請氣燄薰灼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
尉羅列民間闔閭雞狗瑣
事輒真重法人情大擾
質實
西廠在靈濟宮前武
清等皆被收繫按明

實錄武清自廣西勘事還至通州西廠官校言其有
所齎載執繫之獄鞠無實釋之竟不以聞方賢時以
左通政掌太醫院事韋瑛索藥不得遣人恣檢其家
得片腦沈香以為盜之官庫且藏有御墨及龍鳳窠
器俱以違法論尋謫戍遼東樂章張廷綱同校安南
還廠校執之鞠其受餽遺有跡奏聞命冠帶間往劉
福先已擢副都御史以毋憂去尋坐為浙工布政時
昔造歲幣不如式當錮一級服除命以三品官帶外補

有構之于直者遂執繫西廠亦以鞠無實釋之旋授陝西按察使蔣宗武無故被囚五月革西廠竟衣囚服返其家人猶未之覺也建寧衛屬福建行諸都司本朝順治十八年裁楊翹楊仕偉董序皆建安人劉勰少師榮之孫陳音字師古莆田人王應奎慈谿人武清大同人樂章橫州人張廷綱江寧人劉福益人

三月命慎妖言之獄

時西廠旗校以捕妖言圖官賞多為廣書誘愚民而後捕之寃死相屬廷臣莫敢言有通判曹鼎知縣薛方者寧晉人也會罷間家居廠校誣其邑人王鳳與替者康文秀受妖書株連及之發卒圍其家榜掠誣伏既論死鼎方兩家人數聲寃下法司覆驗獄果妄而分守懷來中宮廖禮復興妖人趙大獄所收擊甚

象巡撫殷謙等具奏如禮言獄成命官按之亦妄帝始悟罪所罪妖言多被誣者乃下詔責禮等而諭諸法司慎鞠妖言之罪
質實 寧晉唐縣明屬趙州今因毋或瞻徇以虐非辜
之殷謙字文搗涿州人

夏五月大學士商輅兵部尚書項忠等請罷西廠

輅以西廠官校勢日橫因率同官劾直罪且言陛下委聽斷于直直又寄耳目于羣小擅作威福賊虐善良陛下若謂摘奸禁亂為有益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近自直用事以來人心疑畏卿大夫不安于位商賈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業若不亟去直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得疏愠曰用一內豎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章吉至閣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直擅收捕留守大臣請近

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輅等同心一意為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思等以實覆奏傳旨慰勞翌日兵部尚書項忠亦倡九卿劾之帝不得已令直歸御馬監調韋瑛邊衛散諸旗校還錦衣衛

中外
大悅

六月斥兵部尚書項忠為民

忠之倡九卿劾直也既具疏革令郎中姚璧持詣諸尚書署名先詣吏部尹旻旻素交驪直却曰奏出項尚書兵部宜為首璧對曰公六卿之長也是怒曰今日乃知六卿之長耶既署名即馳報直直銜忠甚謀于錦衣千戶吳綬綬嘗從征荆襄以罪為忠所劾亦深憾忠隨相與伺之急忠不自安乞歸治病未行而直綬喉東廠校誣忠以劉江事劉江者金吾左衛都指揮也注選為江西都司巡按御史以其未諳軍政檄

使領操而更令僉事掌御司邱江不勝忿疏其事以請寧下兵部言江妄奏當罪帝方以都指揮例得掌邱江未為妄遂切責兵部阿御史言而東廠校忽騰飛語謂江運都司非例乃黃綠中官黃賜屬兵部得之賜故與陳祖生為司禮監直收其位已上不相能商輅之初直直疑出賜祖生意賜祖生皆閩人直既譖其為鄉人楊勣報復出之南京意猶未慊因搆江事誣忠且以領賜給事中郭銓等遂上章劾忠詞連與武伯李震等交通忠狀震初與忠共平荆襄賊亦吳綬所惡也詔並下法司會錦衣衛廷鞫忠抗辯不少屈眾雖知忠枉事皆無左驗然重違直意而綬又方為錦衣理刑官遂周內其獄點忠為民江遣戍姚壁亦被牽引與質實姚壁桐廬人少保發之子尹旻震等誦有差字同仁歷城人吳綬江夏人

御史戴縉上書頌太監汪直功乃復開西廠大學士商

輅引疾歸

時西廠方草人心稍安顧安卷直不稟令密出外刺事如故御史戴縉者性陰燥干進以九年秩滿不得擢用探知帝意乃假災異上疏言近歲以來災變屢臻敕諭廷臣脩省未聞大臣進何賢退何不肖亦未聞羣臣祛何穉政効何嘉猷獨有太監汪直緝捕楊勰等之奸惡懲治高崇王應奎之贓貪凡所摘發允協公論足以警衆服人特其部下官校韋瑛輩行事或涉張皇為大臣所奏罷伏望陛下推誠任人務俾宿弊盡革然後天意可回也縉初為此奏屬所善錦衣千戶吳縉以稿示直得之大喜為言于帝縉既入遂復開西廠高輅引疾請歸帝先入直譜謂輅受楊勰金徒以大臣故置不問至是遂聽輅去而縉所上疏並乞令兩京大臣自陳以傾直所不悅者于時大臣以次陳免者數十人大夫皆俛首事直直勢愈

自永樂設立東廠寄宦官以訪緝之任固已作法于涼至憲宗信任汪直復為

時置西厥氣喘
鳴張羅織內外
其勢甚橫甚且
擅行逮問馬置
近臣其初不過
因汪直發發眾
力則殺人寧盡
其摘奸孰知此
正若輩先為小
忠小信以成其
大不忠夫不信
之故智憲宗竟
隨其術中深相
倚毗自此厥衛
乘時竊柄日漸
恣肆逮末世而

恣矣然直雖倚勢多作奸亦時或發奸以取信于帝
明年南京鎮守中官覃力朋進貢還以百艘載私鹽

武城典史詰之力朋擊折其齒射殺一人直慮得以
聞速治論斬力朋後得倖免而帝以此謂直不私益

幸質實武城古夏城地隋改舊武城為清河縣別置
武城于此明屬高唐州今屬臨清州戴縉字

子容南
海人

癸明 明自宦官王振亂政御史李鐸以遇振不跪
請戍鐵嶺衛于是言官之氣始懾于宦官然

未嘗顯與宦官比也前七年雲南鎮守中官錢能
以疾將召還巡按御史郭陽譽能剛果有為乞留

鎮守為士論所鄙然猶不至傾朝士以悅宦官也
戴縉險躁干進論訛訛頌西厥之功而揚其跋

且以傾直所不悅者嗣後宦官用事遂多與言官
相表裏馴至末流崔呈秀倪文煥之徒皆甘心効

元氣傷則遂以

危亡之論禍源

憲宗豈得解作

備之咎邪

逆閹膺犬毒痛海內以速明祚之亡
而作備實自縉始縉罪可勝誅哉

秋八月振南畿山東州縣災

帝以應天諸府及山東兗州水潦傷稼民大饑乃分
遣曹即往發倉賑之並賜之穀所在有司貪酷者許
逮治質實分遣曹即按明實錄振兗州者刑部郎中
以閻質實張文淮安則兵部郎中張謹兗州則戶部
郎中谷瑛徐州則吏部員外郎
國泰鳳陽則戶部郎中李炯然

錦衣衛執工部尚書張文質下獄

東廠官校發雲南百戶左昇私事詞連掌通政使兵
部尚書張文質錦衣衛遂執下獄帝不知也左通政
何琮等以掌印請帝乃知而釋之質實張文質昌黎
錦衣衛官以擅繫大臣停俸三月

璧仁和

縣人

九月京師地震

月之十日甲戌
夜地震者三次

戊戌十四年春二月皇太子出閣就學

命太常少卿王獻等入侍學士彭華等充講讀官敕
閣臣萬安劉珣劉言董督之時有老閣覃吉者朝夕
侍太子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帝賜太子莊曰
勤勿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從內侍讀佛經
吉入太子曰老伴束矣急手孝經是
年太子方九歲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質實 彭華字彥
實安福人
大學士時
之族弟也

太子出閣就學
據款所當預重
覃吉即老成舊
閣亦祇可謹視
起居若口授章
句延至中豈無
可簡備官係以
資款起乃委之

三月復開遼東馬市

寺人實為非體
 幸而吉尚謹慮
 不致貽累蒙求
 然欲以是垂訓
 後人則如馮保
 等之挾勢攬權
 未嘗不由于承
 華保護史家不
 知履霜堅冰之
 美及以端正
 始歸功于吉無
 識辜矣

永樂間設馬市于廣寧及開原城東以待泰寧朵顏
 福餘三衛正統間以其部衆懷貳罷不設會
 們都將
 暴強侵掠三衛部長皆走避塞下頗饑困屢請復開
 遼東馬市兵部持不可至是遼東巡撫陳鉞復為之
 請乃許之而通事劉海姚兵肆侵牟朵顏諸部挾怨
 遂擾廣寧不復來市後鉞長兵部懼罪及已因請治
 海安二人罪令參將布政司官一人
 監市毋有所侵尅于是互市如故

質實

陳鉞字廷威 獻縣人

上杭盜起以高明巡撫福建督兵討平之

上杭地接江西廣東山谿險阻為閩之盜藪天順中
 李宗政作亂巡按伍驥率兵搗其巢俘盜八百餘人
 亂乃定至是曾宗節嵩等復屯結出掠勅鎮守中官
 盧勝巡按戴用督捕之而勢益熾時高明方服闋特

起為福建巡撫任以討賊明至汀即督兵入山不數月盜皆以次擒縛誅首惡三十六人餘減死遣戍析其地置永定縣由質實上杭永縣明屬汀州府今皆因之高是上杭無盜患

質實縣明屬汀州府今皆因之高

明字上達貴溪人自幼事母以孝聞初為南京右僉都御史會揚州私販鹽者肅聚為寇守兵失利詔明討之造巨艦曰籌亭往來江上督戰沿江置邏堡候望賊蹤跡無所匿遂平之明廉約清峻所至事輒辦既平上杭盜旋移疾歸伍驥字德良一字體純安福人驥與都指揮丁泉同討賊泉力戰為賊所害驥平賊後亦旋卒閩人並祠祀之知縣蕭定閩于朝賜祠額曰褒忠戴用萬安人丁泉汶工人

夏五月以戴縉為右僉都御史

縉既領直功復開西廠即擢尚書司少卿然縉意未慊也直力薦之于帝旋有是命明年復自中旨擢副

部御史甫逾年進部御史代王越掌院事于時御史
王億等競效縉所為相率媮直謂西厯摘伏發奸不
惟可行之今日實足為萬世法傳聞者無賢愚皆唾
罵之指縉為罪首而縉輒躋顯秩益甘心黨直依阿
洪忍臺中紀綱掃地後直寵日衰縉知不為
廷臣所容謀出為南京工部尚書直敗黜為民
質實

王億
銅
梁人

六月太白歲星同晝見

四川巡撫張瓚討平松潘疊溪苗

先是松潘諸番寇連僉事林璧言松茂惟設二叅將
以副使居中調度事重權輕臨敵稟令上官千里請
戰謀洩機緩故常失利宜別置重臣彈壓或即命巡
撫兼領專其責成乃詔瓚兼督松茂安綿建昌軍務

璿至軍密度形勢令副總兵堯或軍松潘叅將孫嵩
軍威疊為夾攻計而自率兵攻白草壩數大砦斬獲
無算移師徇茂州疊溪所過降附賊魁皆殲先後破
滅五十二砦其他一百五砦悉獻馬納款諸番盡平
留兵戍要

害乃班

師質實

安縣唐曰龍安元安州明降縣屬成
都府今改屬綿州白草壩番砦名在

今龍安府屬之平武縣南張璿
字宗器孝感人林壁武同州人

太監汪直行遼東邊

前年冬遼東巡撫陳鉞以掩殺冒功激變直欲自往
定之而帝命馬文升往安撫直不悅文升馳至鎮宣
璽書撫慰無不聽撫者事再定直思擴其功因請于
帝按其私人錦衣百戶王瑛日馳數百里箠守令
遠近駭鉞聞之懼先遣人賂直左右令所過居民
跪迎道左比至鉞出迓于郊望塵蒲伏盛供張以娛

直左右既得賂復爭稱鉞賢直大喜至開原再下令
招撫文升乃推功于直然直內慚文升又與抗禮奴
視其左右直益不悅而鉞與文升素不
合日夜譖之直於是必欲傾文升矣

發明

明代宦官採辦刺事分鎮監軍出使皆肇自
永樂而特遣巡邊則自憲宗之命汪直始夫

直之擅作威福其時中外已莫不震警原不待巡
行邊徼而始張其聲焰也即今考其傳載率飛騎
日馳數百里所過箠撻官吏各邊都御史皆服素
鞬迎謁供張甚盛左右從者悉大通賄賂遠近為
之騷騷于邊事又何益哉直年少喜兵欲以邊功
自固乃有此行而為憲宗者亦何至曲徇其請而

同顧邊饗之

日啟也耶

秋七月京畿山東大水

分遣郎中林孟喬劉道員外郎表江王臣往勘災振
之尋詔廷臣條卹民事宜而命南江刑部侍郎金紳
巡視江西災時江西亦大水也于是科道官應詔言
近歲以來工匠以斧斤微勞濫膺祿秩旗校捕獲妖
言輒得遷官前雖勅法司慎鞠斯獄而緝捕者希求
陞職恐其中不免枉誣刑賞過中災禍亦或此疏
入帝下所司議之是年四月襄陽江溢城郭詔
免被災秋糧五月陝西高州大水民多溺死者
實

林

孟喬福清人劉道懷仁人表江祥符
人王臣蒲城人金紳字縉卿上元人

八月下蘇松巡撫牟俸于錦衣衛獄

俸巡撫山東時陳鉞為布政使兩人負氣不相下遂
相惡也鉞既為汪直所喜欲逞前憾于俸從容言俸
短直信之會俸議事至京直請執下錦衣獄先是俸
所親學士江朝宗除服還朝道俸所部俸出返之與

時舟並下所至有司供張頗盛直方求俸罪聞之疑
朝宗必有所關說并下獄榜掠朝宗不能堪誣引僉
事吳編等十餘人俱被逮繫獄半載戍俸湖
廣邊衛謫朝宗等官有羞踰年俸竟卒戍所
質實朝

宗巴縣人吳
編山陽縣人

九月擢嘉興府楊繼宗為浙江按察使

繼宗為嘉興知府以一僕自隨署齋蕭然性剛廉孤
峭人莫敢犯時集父老問疾苦為祛除之大興社學
遇學官以賓禮師儒競勸文教大興御史孔儒來清
軍里老多捷死繼宗榜曰御史杖人至死者詣府報
名儒怒繼宗入見曰為治有體公但釐剔姦弊勸懲
官吏若比戶稽核則有司事也儒不能難心銜之瀕
行突入府署發篋視之敝衣數襲而已儒慙而去中
官過者索錢于繼宗即發牒令取庫金曰金具在與

我印券中官昨舌不敢受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帝
問直朝覲官孰廉直對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宗
一人耳至是秋滿起遷按察使數與中官張慶忤慶
兄敬在司禮每于帝前毀繼宗帝曰得非不私一
之楊繼宗乎敏惶恐遺書慶
曰善遇之上已知其人矣

河決開封

壞護城隄五十丈河南巡撫李衍上言河南累有河
患皆下流壅塞所致宜疏開封西南之薪城下抵梁
家淺舊河口以洩杏花營上流而自八角河口抵南
頓則當分導之以散其勢庶可免祥符鄆陵睢陳歸
德之災帝勅衍酌行之明年正月遷蒙澤
縣治于河北然衍所疏浚者不久亦塞

所貨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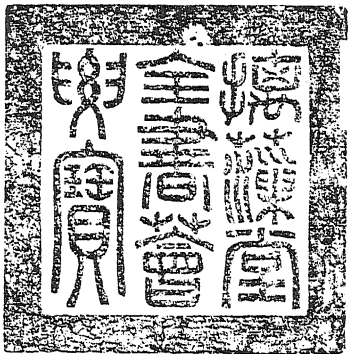
明史河渠

志祥符護城大隄天順元年所修築也方輿紀要杏
花營在開封城西北二十里一統志八角河口今曰

八角店在祥符縣西南三十里南頓古頓子國春秋時以迫于陳而南徙因名南頓今陳州府商水縣北有故頓城郛陵漢縣明屬開封府今因之李衍字文盛其先歷城人永樂初有李義者謫戍南丹後政編隆慶州民籍遂為隆慶人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四



總校官舉人 臣 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 臣 馮敏昌

謄錄監生 臣 李馥香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 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二十七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五

起己亥明憲宗成化十五年盡
丁未明憲宗成化二十三年 凡九年

五年春二月脩開國功臣墓

南京禮部言勲臣李文忠等十三人墳墓俱在南京城外文忠曾孫李萼等以歲久頽壞為言請命工修

治帝可其奏且令無質實按明寶錄勲臣十三人為後者置守塚一人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

馮國用吳復俞通海康茂才趙德勝丁德興張德勝吳楨吳良明年復命南京二部修耿再成墓從其曾

孫俊之請也

夏四月以方士李孜省為太常寺丞

孜省初為江西布政司吏散法受贓既歷京考得冠帶而贓事發當禡為民匿不歸時帝好方術孜省乃學五雷法厚結中官梁芳錢義以符籙得幸中旨授太常寺丞御史楊守隨言祖宗官人之制必考素行是以奸利衰止流品不清李孜省故犯贓之吏其資格則刀筆也其情罪則胥靡也太常職司祭祀厥選尤重奈何用此賊穢罪人以瀆事天地宗廟給事中李俊亦以為言帝不得已為改上林苑監副然寵幸日甚賜以印章二曰忠貞和直曰妙悟通微許密封奏請孜省因與梁芳表裏為奸干亂政事

質實

李俊字子英峻山人李孜省南昌人

五月下兵部右侍郎馬文升于錦衣衛獄謫戍

文升既撫定遼東還賚以牢醴理部事如故而陳鉞終欲徼功飾罪復激變失事為言官所劾遣汪直偕定西侯蔣琬尚書林聰往勘之會兵部亦以激變劾鉞疑出文升意傾之益急直故惡文升而死鉞欲卸其罪因奏文升行事乖方禁互市農器故致邊患然文升實禁市軍器非農器也琬聰畏直勢不敢異奏皆如直言遂逮文升下錦衣衛獄謫戍重慶衛并詰責言官容隱不劾奏廷杖李俊等五十六人鉞既傾文升遂諷直請于帝大發兵樹邊功是年冬以撫寧侯朱永充總兵官直監軍鉞贊軍務帥師出遼東塞遇貢使六十人掩殺之更發墓斷髑體以張級數掠聞封永保國公增直歲祿陞賞者二千六百餘人鉞亦論功晉右都御史質實重慶衛在重慶府西洪尋代楊鼎為戶部尚書武六年置隸四川都司蔣琬江都人定西侯貴之孫

秋七月太監汪直行大同宣府邊

宣大鎮巡官屢報寇將授邊兵部惠們都埒伽嘉色凌盡銳南侵請敕重臣往視邊備然是時伽嘉色凌已為其族弟伊斯瑪音所謀殺部下內亂實無意南侵鎮巡官言邊警冀虛張守禦功以觀賞也而兵部未伽伽嘉色凌死遽信邊臣言乃有是命帝竟命直行所至飾廚傳供張百里外都御史服縶鞮偕其屬伏道左泥首迎謁須過乃敢起至館易服請見膝行起居叱之出乃唯唯退左右索賂不貲各傾帑以給之邊儲為之空

九月播州諸蠻作亂

先是播州宣慰使楊輝欲立庶長子友為嗣長官張淵阿順之安撫宋韜等諫乃止輝致仕帝命輝適子

受嗣輝以友不得襲職謀割地予之問計于淵淵勸
輝取生苗所據天壩干灣溪等砦授友長官韓瑄以
苗不為亂諫毋往取輝怒與淵計執瑄杖殺之而以
苗亂聞于朝乞令湖廣貴州會兵進討廷議以輝難
獨任宜敕四川巡撫張瓚督其軍瓚至播州與輝攻
敗諸苗請于灣溪設安寧宣撫司即以友為之特成
化十年也天壩干等砦雖舊隸播州以僻阻棄不
問生苗耕其地居之與鄰壤諸蠻安輯日久既立宣
撫煽土蠻惡其逼逐煽諸蠻作亂攻圍安寧愛友力
弗支求援于川貴二鎮兵部乃奏起輝統兵以勦救
川貴兵助之已而天壩干賊首齋果復糾合九姓豐
寧及葛波賊萬人攻剽愈亟帝責諸守臣玩寇命鎮
守太監張成總兵吳經
相機勦撫迄莫能靖也

質實

灣溪蠻砦石地在今平
越府黃平州廢重安司

境天壩干亦蠻砦名地在今遵義府廢播州司境爛
王長官司明洪武十六年置地在今獨山州東一百

十里豐寧長官司明洪武二十年置地在今獨山州南一百十里荔波宋羈縻州元屬南丹安撫司明洪武元年併入思恩縣十七年折置荔波縣隸廣西慶遠府正統十二年改屬南丹州孝宗十七年改屬河池州 本朝雍正十年改隸貴州都勻府

庚子 十六年春二月速河間府知府滕佐等罪之

中官陳喜以事出河間會歲饑知府滕佐偕其屬分振所部失迎謁郵傳倉卒治供張又不當喜意喜怒歸白于帝乃命逮佐 質實 滕佐字輔 等至京罪謫有差 臣臨兆人

王越襲諳達于威寧海子破之

初越紅鹽池之捷自謂當得封爵尚書白主持之氛不踰常格心憾甚既而汪直用事越于西征識其黨

韋瑛遂破名檢因瑛以交直屢嗾直言邊功固寵直
之構囊遼東越私于朱永諷其薦己督師為陳鈇所
阻鈇驟寵心益艷之會延綬守臣有言敵騎將渡河
犯邊者越喜甚乃說直請出師詔以永為將軍直監
軍越提督軍務越偵知敵無犯廷綬意河水泮方移
帳威寧而惡遼東之役永不援己與偕也乃以計紿
直奏令永帥師由南路已與直將輕騎循塞垣而西
俱會榆林越至大同告直以敵帳所在盡選宣大兩
鎮兵二萬出孤店分數道進值大風雨雪晦冥潛行
至威寧海子時伊斯瑪音等不為邊患不虞師之猝
至相顧驚愕壯者倉卒乘馬避因殺其老弱報首功
四百三十餘級獲馬駝牛羊六千師不至榆林而還
永至榆林不見敵無功由是增直裁祿越
封威寧伯提督團營領都察院事如故
質實一統志
威

寧海子在今正黃旗察哈爾南其西南舊有威
寧城金時故縣也孤店關名在大同縣東北

三月詔減光祿寺供奉

時京畿山東存饑諭禮部曰比歲以來順天北直隸山東府縣旱潦相仍朕甚憂之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朕重賴吾民供奉玉食于上而吾民有不飽半菽者日當典膳進御興念及此為之輟食其令被災府縣應徵入光祿寺供用量為減省自今有可恤吾民者具悉以聞

夏六月巡按遼東御史強珍劾陳鉞罪不問

初御史王崇之巡按遼東劾巡撫陳鉞啓蒙召敵鉞大恐謀之汪直以崇之受都指揮庭泰不為禮坐違制下錦衣衛獄輸贖調延安推官及直鉞用兵方論功而敵大入鉞與鎮守中官韋朗等匿不以聞鉞既召入為戶部尚書朗始入告珍往巡按得其狀請正鉞等欺罔罪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覆奏如珍言帝

乃命停鉞等歲祿都給事中吳原御史許進言鉞罰不蔽罪恐自此邊將效尤疆事日壞語甚剴切帝是之而卒置質寶強珍字廷貴滄州人王崇之臨海人吳原字道本漳浦人許進字季升靈

人寶

秋八月申存恤孤老之令

戶部言大興宛平歲廩孤老七千四百九十餘人凡贍糧二萬六千九百餘石布如人數近有司踈于稽察董其事者日肆侵牟無告之民不濡實德宜敕府月月再巡視俾惠澤下流毋負朝廷恫瘼至意帝俞其請且詔天下有司殫心存恤所質寶大興金以析津縣改置宛

平遼以幽都縣改置明並為順天府治今因之

太監汪直逮治御史強珍于監馬監以中旨謫戍之

直方自矜遼東功聞珍指為啓釁劾錢罪怒之會直閱邊還鉞郊迎五十里訴珍誣已直益怒奏珍所劾皆妄遣錦衣千戶蕭聚往勘械赴京比至直繫治珍于御馬監榜掠備至然後奏聞命法司廷鞫皆不敢忤直意坐以奏事不實當輸贖直心未慊降中旨罪珍欺罔謫戍遼東而免鉞等所停歲祿責兵部言官先嘗劾鉞者各停祿三月

發明

御馬監非鞫獄之地也借使珍有罪豈無朝廷三尺法在直顧擅執而私榜掠之其弁髦

紀綱甚矣陳鉞啓釁邊陲敢于惡飾停祿之懲已為鞫罰而直甫還朝遽寢前命反移邊臣欺罔之罪以罪言官詔令發施若操其手太阿之柄果安在哉

冬十二月諳達犯大同

伊斯瑪音自威遠衛入犯報威寧海子之役也大同鎮守官告警復命朱永汪直王越率京軍禦之明年三月捷還加直歲祿三百石永世襲爵進越太子太傅明制文臣不得封公侯越從勲臣例改掌前軍都督府自是真為武人且望侯矣

辛十七年春正月以方士顧珙為太常寺少卿

珙以扶鸞術得幸屢繇傳奉為太常丞至是晉少卿逾月喪母乞祭誥故事四品官未三載無給誥賜祭者帝特予之未幾進本寺卿時李汝省用事珙與趙玉芝凌中倚以為奸玉芝亦善方術因中官高諒進中善書給事文華殿三人者皆累擢至太常卿權勢稍亞于汝省而廷臣艷其寵頤諂附之珙之為母乞

祭詰也尚書尹旻欲獻媚于江因請並給詰贈其父其二子經綸尋亦以中旨授官帝方崇信左道故江等致祭質實顯如此顧江大興人大德顯靈宮廟也趙玉芝番禺人凌中史木詳祝

二月南京地震

是月十日甲寅也鳳陽淮安揚州和州及山東河南州縣同日皆震禮部言考之傳記春動者饑二月動者水今地動踰千里况鳳陽南京宗廟杜稷所在闕繫尤重乞敕有司恤宥存寡施德澤以弭災異廣儲蓄以備歲凶修渠堰以防水患從之

夏四月旱風霾

敕羣臣
修省

中涓錄因法賜
于正統體紀凌
夷已非一日但
熱審朝審之制
自永樂以來守
而不變何至憲
宗竟盡改其章
概行罷廢而以
會審大員專任
宦官是臣述無
由過問紀綱例
置甚矣况其於
疑放遠較常倍
增則由若輩欲
低姑息博美名
不復顧明刑本

命司禮監同法司錄囚

時遣太監懷恩同三法司錄囚自是丙辛之歲內臣
審錄以為常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內守備太監行之
初成祖定熱審例決遣輕罪仁宗命閣臣會審重囚
英宗又命三法司同公侯伯會審謂之朝審至帝罷
閣臣預審之制而內臣大審
質實
按明史刑法志成化
時會有弟助兄鬪

因毆殺人者太監黃賜欲從未減尚書陸瑜持不可
賜曰同室鬪者尚被髮纓冠救之况其兄乎瑜不能
難卒為屈法考瑜于成化八年致仕賜于十三年以
汪直譖被斥則憲宗之遣內官會審不自是年始矣
特是年始定為
大審之例耳

五月諳達犯宣府

愈滋熾之失豈
可勝言乃攢勢
既崇法司惟祖
其意指則其所
寬者必其通邑
宜者也不然心
甚流離貧賤與
彼無涉者七而
其所嚴者必其
有罅隙或受囑
託而欲致之于
死者七國法尚
可問乎而史家
猶以多所矜宥
為美真不識書
體之甚矣

命汪直監督軍務王越為將軍充總兵官繫之比至
敵亦退因留屯其地詔所在鎮巡官聽直越節制至
冬請班師而其時直已為尚銘所間寵漸衰請之再
不許尚銘者東廠中官也始因直進附于直直之還
自咸寧會有盜西內物者帝命殿校索之急而東廠
捕得盜銘以聞帝大喜賚銘甚厚直惡其自以為功
也日銘敢負我銘聞之慮將傾已謀發直事以先之
直初與王越甚昵時或洩禁中語于越後直主陳鉞
議用兵遼東言官多以啓釁劾越鉞方領都察院事
不能制也而鉞諧于直謂皆越所惑者直怒而害辱
越越挾前所洩語以抵之直乃沮尋兩人意釋交如
初頗所洩語頗聞于人銘廉得之乘直監軍于外白
諸帝帝于是始疑直不欲直還而陳鉞未之知也時
鉞以余子俊憂去方代長兵部遂復為直請班師帝
切責鉞直
越乃大懼

六月雨雪

是月十九日癸亥也

秋七月雷震郊壇

是月二十五日己亥也前十三日丙戌南京大風雨社稷及太廟殿宇皆摧十一月丁酉南京復大雷雨

八月以方士李孜省為右通政

命寄俸于通政司仍掌上林苑事同官王景惡其奸邪亂政遇之無加禮孜省銜景譖于帝左遷太僕少卿故事寄俸官不預郊壇分獻帝特以命孜省大臣懲景事無執奏者居二年進左通政質實

王景

靈璧人

發明

甚矣憲宗之遜過也前二年命汝省為太常卿以楊守隨之諫而改官上林是憲宗既知

汝省為賊穢罪人不可以典祭祀矣而竟復用為右通政俾預郊壇分獻則明知其不可而故蹈之也夫汝省之得幸于憲宗以善方術耳左道亂政法所必誅乃憲宗且崇之信之羣邪蔓引相倚為奸二十一年星變求言始勉從廷臣之議復貶汝省上林丞而旋貶旋擢甫及再期遽貳秩宗甚至劉敦李裕援之而進馬文升楊守隨擠之而退戚福恣行朝野側目亂政之極一至是哉厥後嘉靖時邵元節陶仲文之徒弊如出一轍者傳曰作法于涼憲宗之謂已

冬十月以道士鄧常恩為太常寺卿

常恩因中官陳喜進日藻帝祀淫祠帝曲聽之是時
嶽鎮海瀆諸祠並置石函周以符篆中藏金書道經
一卷雜貯金銀錢寶石及五穀為厭勝皆常恩所
為也後孝宗即位徙都御史馬文升言乃毀之

質

質 鄧常恩
臨江人

壬寅 十八年春二月太監郭文殺沛縣民詔逮知縣馬時

中于獄謫之

文自南京還過沛怒時中治供丞不時撈掠時中子
不勝楚溺于河時中赴救之起呼寃文益怒褫時中
衣繫以行縣民憤甚繞船大呼屬叱之不退文仗家
人持兵擊之殺二人時中訟于朝而帝先入文愬命
錦衣衛械時中至京謫降廣西慶遠府經歷未幾有
尚饒監中官齎薦新節物道出南旺湖辟行舟或避

之緩縛其人懸于櫺窗之死管河右通政楊恭以聞
命刑部郎未守守乎往勘守乎右中官請治恭等巡河
不能禁約之
罪帝皆不問
質實
揚恭岐山人朱
守乎桂陽人

三月振南直隸山西饑

先是淮陽巡撫張瓚以鳳陽淮安饑入告發而淮鹽
直五萬振之至是南京給事中劉璣復告南直隸諸
府州災命以淮安常盈倉糧三萬石振鳳陽以蘇松
常鎮四府歲儲餘米徐州廣運倉糧一萬石各振其
地之民以南京常平倉糧三萬石賑應天滁州以揚
州鈔關及稅課司夏季應征之鈔準貫納米賑淮安
揚州敕瓚與蘇松巡撫王恕董其事時山西大同亦
饑戶部主事注洪奉命往徵邊儲知其狀疏請緩徵
并乞命山西巡撫何喬新大同巡撫郭鏗檄所屬賑恤從之既而畿內山東饑復遣使分賑

質實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
劉璣臨清人汪洪大興人

罷西廠

汪直藉西廠以肆毒王越陳鉞倚璫勢以橫行朝臣豈無聞見何竟藉口不言使非阿丑以滑稽進諫憲宗終然無由覺悟是急廷察案乃優伶之不若乎迨巨蠹既去始撫拾陳言聯章請罷西廠事後之論誰則不能而

先是有小中官阿丑者工俳優一日于帝前為醉者嫚罵狀人言駕至嫚如故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日但知汪太監也又為直狀操兩鉞趨帝前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鉞也帝欣然而笑稍稍悟然廷臣猶未敢攻直也自尚銘既發直越交通狀命留鎮宣大不許其班師旋又召還京營將士改直越專鎮大同罷日替言者始交章請罷西廠未報可閣臣萬安知銘日譖直於帝帝雖未俞言官請意固欲罷之乃上章極言東廠法制之善人易遵循西廠事出權宜當草從之安以西廠既罷直與已不兩立而王越多智數恐其導直謀復入尋請調越延緩以離之於是直勢益衰

建言者猶觀然
自居于抗直亦
可醜矣

陳鉞有罪免

右軍都督馬儀言鉞撫遼東時倭牟希金交結近侍以希擢用私役軍官入京訶事擅殺貢使乾沒其方物與汪直誣陷侍郎為文升御史強珍誦戍其子澍冒功授錦衣千戶亦倚勢為奸利事下都察院請遣官按之時帝已知鉞為直黨儀所劾鉞罪皆實然馬文升諸人之謫雖由鉞等所構實帝命也頗惡儀言及之不欲究其事乃令鉞致仕去調質實明史兵志澍于永平衛右所而儀亦南京閒住質實永平衛隸後軍都督府

夏四月哈商復哈密城

哈尚寄居苦峪十年至是率所部兵八千六百人糾罕東赤片二衛夜襲哈密城破之伊蘭遁乘勢連復

八城遂居故土總兵官王璽巡撫王朝遠奏其事帝喜賜勅嘉獎朝遠因請封哈商為王廷議不從乃進

左都督

質實

王朝遠名漢以字行進賢人

以鉛山縣知縣張曷為監察御史

曷性廉明善治獄所雪冤獄至多政聲達于朝故有是命時與曷相先後以治行稱者有陳鋼丁積皆能興民利而除所疾苦所在民懷之然二人竟終郡縣吏

質實

鉛山唐置場南唐升縣元升州明洪

武初復為縣屬廣信府今因之張曷字仲明其先慈谿人後徙於鄞其令鉛山時邑有嫁女者及壻門而失女訟于前令不能決曷至行縣界見大樹妨稼欲伐之民言樹有神巢其顛不聽率眾往伐有衣冠三人拜道左曷叱之忽不見比伐樹血流出樹間眾懼欲止曷手斧之卒什其樹則二婦人墮焉一即前所

失女也有巫以隱形術宣淫邑中曷執巫痛杖之無所苦己並巫失去曷馳縛歸印巫背鞭之立死乃盡毀諸淫祠婦子為虎所噬其母訴于曷曷齋戒檄城隍神期五日必驅虎至縣庭聽訟及期二虎伏庭下曷叱曰孰傷吾民法當死無罪者去一虎起斂尾去一虎伏不動曷射殺之以弔麓婦曰虎抵而子死矣陳綱字堅遠應天人黟陽知縣縣城當沅湘合流數次壞廬舍綱募人採石甃隄千餘丈水不為害南山厓官道數里徑仄甚行者多墮厓死綱積薪燒山沃以醢拓徑丈許行者便之綱病民爭額神願減己算益銅壽遷長沙通判及卒黟陽長沙並祠祀之丁積字彥載寧都人新會知縣宦者梁芳邑人也時方用事其弟長橫于鄉官吏莫敢誰何積捕之繫獄由是權豪屏迹今甲民出錢輸官供役日均平錢其後吏貧復使甲首出錢供用曰當月錢貧者至鬻子女積一切杜絕歲大旱築壇以禱听夕伏壇下者八日

兩大澍而積遂得疾以辛士民聚哭于途一嫗哭極哀或問之曰來歲當甲長丁公死無以聊生矣

六月諳達寇延綏擊敗之

伊斯瑪音寇延綏都指揮劉寧敗之于塔爾山巡撫何喬新指揮同知支玉敗之于天窰梁中觜千戶白道山敗之于木瓜園總兵官許寧敗之于三里塔叅將周璽游擊董升等敗之于黑石崖時寇扼于邊墻不得出

質實 一統志塔爾山在葭州西北上有小塔遂大甸

因名天窰梁中觜在山西保德州河曲縣北木瓜園在葭州府谷縣北三里塔在榆林縣北黑石崖在保德州西南下臨黃河劉寧字世安山陽人支玉聞喜人州璽字廷玉遷安人

秋八月大水

衛漳漳沱並溢河南雲雨自六月至于是月漂損廬舍三十一萬四千二百餘間塗死居民一萬一千八百餘

人 質實

明史河渠志漳水出山西長子曰濁漳藥平曰清漳俱東經河南臨漳由直隸真定

河間趨天津入海其分
流至館陶與衛河合

閏八月逮中都留守指揮郭玉下吏

玉上言守備中官徇奴隸之言掣諸司之肘決獄惟貨多不以情請罷勿設便帝以臨濂乃祖宗根本地特命中官往鎮寄以守備之權循祖制也玉何敢議罷草下巡按御史逮問妄奏之罪

詔天下刑官毋滯訟

山西巡撫何喬新劾按察僉事尚敬劉源視獄多淹滯乃下詔曰刑獄重事也周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

至于旬時蓋言慎也今有司乃或廢厥職推鞠不以時凡罪囚應省釋者亦稽奉而久囹圄之若一旦瘦死則是有司殺之矣喬新言是其即治敬源曠官罪自後有司滯訟半年以上者所在巡按御史奏聞逮治今天下刑官勤

質實

尚敬臨潁人
劉源宛平人

冬十二月文華大訓成

以教太子也書凡二十八卷列綱四曰進學曰養德曰厚倫曰明治帝親製文弁其首命詹事彭華中允周經等進講于太子太子每起立拱聽萬安以為勞謂講官宜跪請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禮

質

周經字伯常陽曲人按明憲宗實錄書既成帝親序之復題其後曰朕臨馭以來兢業圖治十有九

年于茲蓋嘗因旱郊禱惕于星變肆赦海內葺郊壇以奉大祀增蓮豆樂舞以禮先師廣進士之額重老

臣之歸加養濟窮民之廩開武學儒生之貢減糶出賑以濟民饑恤刑審錄以清訟獄修文究武飭內攘外朕宵旰靡遑慮功業之未茂也夫為治之道舉綱必挈其要張目必該其凡是編所述庶幾盡之爾尚究心副朕豫教之意念之哉

癸卯 十九年春二月錄故大理寺丞鍾同子為通政司知

事

同景泰中御史以疏請復儲杖斃錦衣衛獄英宗復辟追贈大理寺丞錄其長子起為國子生至是帝念同死于忠義雖已蔭一子未足酬之詔賜越一命給同妻羅氏月廩越同次子也尋賜同諡恭愍從祀吉安忠節祠同少時嘗過祠下見所祀歐陽修楊邦乂諸人數曰死不入此非丈夫也竟如其初志云

三月禁太監中鹽牟利

自成化二年太監李棠始開中遼東鹽萬引既而梁芳有寵假市珍玩名侵盜庫金以數十萬計不足則給以鹽前後賜芳兩淮餘鹽存積鹽不下數十萬引怙帝寵所請乞無不允諸內臣相率效之尋成峴家人亦有希恩妄乞者帝皆曲從其請計臣不能執爭凡所乞中鹽至無算商引壅不行逸儲日匱至是中官王鈿復請支河東鹽二萬四千引帝始厭其擾曰祖制內臣無私產矧敢牟利中鹽乃命戶部榜諭禁

之質實

明史食貨志洪武定額兩淮歲辦大引鹽三十萬二千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

所輸邊甘肅延綏寧夏宣府大同遼東固原山西神池諸堡歲入太倉餘鹽銀六十萬兩浙歲辦大引鹽二十二萬四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倍之所輸邊甘肅延綏宣府大同薊州歲入太倉餘鹽銀十四萬

長蘆歲辦大引鹽六萬三千一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十八萬八百有奇所輸邊宣府大同薊州歲入太倉餘鹽銀十二萬河東歲辦小引鹽三十萬四千引弘治時增八萬引稅輸寧夏延綏固原餉銀三萬六千餘兩凡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餘鹽者竈戶正課外所餘鹽也存積鹽者正統時從巡撫周忱議以淮浙長蘆鹽十分為率八分給守支商曰常稅二分收貯于官遇邊警始召商中納謂之存積

夏五月詔罷京軍雜役

時汪直報大同寇塔請調京軍赴援兵部尚書張鵬以邊兵四萬已足守禦奏止勿遣因言京軍所以控敵近年工役煩繁未遑訓練得有徵發恐不足用乞罷遣歸營以蓄銳氣時虛溝隄岸及京倉通州倉諸役一時並興是年春又命襄城侯李瑾督軍萬人修大慈恩寺凡園營見軍九萬三千四百有奇更番赴

延綏之役敗績
頗張劉寧等如
果分路克捷托
于邊牆大帥之
後自應州禦
懼何由踰年復

秋七月諳達寇大同官軍敗績

工者至五萬二千人故謗言反之會保國公朱永復
以為言帝乃詔罷京倉之役餘令起工連竣即休舍
之然於時團營與日流營帥中官習以軍士供私役
謂之應役市井游販之徒以賂竄名軍籍憚營操伍
調率賄府弁祈免謂之賔閒而提督守營諸官又說
以空名支餉缺伍輒以萬計尋定西侯蔣琬奏其狀
帝命懷恩偕戶部尚書余子質實明一統志大慈恩
復閱實之獎迄莫能革也寺在順天府西海

子 舊名
海印寺

延綏總兵官許寧既與王越易鎮至大同以爭坐不
協于汪直巡撫郭鏗以聞調直御馬監別遣中官蔡
新代鎮守時謀者屢告邊警鏗聞戰守計于寧寧皆
不應小王子驟率兵三萬大入連營五十里寧既未

使掠大同則前
此之虛妄可知
矣至許寧以持
重飾其畏葸及
官軍覆潰復故
掩敗為功豈
不加顯修以作
士氣乃復以降
官聞住實為賊
惡其利軍政之
壞至明季而極
矣

有備禦猝見敵至勢方盛不敢授其鋒乃欲示以持
重備其情邀擊之因斂兵城守而令別將劉寧董升
軍西山周璽屯懷仁相犄角敵復知寧無能馬遂縱
兵大掠焚代王別墅王起戰使眾哭于轅門寧猶不
聽適有人自京師至者服佩頌異守門卒報云行事
校尉來矣寧不得已與鐘新等將中軍營城外寇以
十餘人為誘新部騎馳擊寧將士爭赴之遇伏大敗
死者千餘人劉寧董升聞中軍失利督眾自守敵圍
之數重幾陷發巨礮擊敵圍乃解璽目懷仁還兵援之
道遇敵乘勝前銳甚璽厲將士曰今日有進無退大
呼陷陣敵少却久之短兵接臂中流矢拔鉞戰益急
與子鵬及麾下將士擊殺數十人會劉寧兵至中軍
潰卒亦稍集敵乃退而寧竟掩敗以捷聞敵既得利
長驅入順聖川宣府迤撫秦紘總兵周玉力戰却之
已而迎按御史程春震發寧敗狀寧與鐘新俱下
獄鐘降六官新以初任降三官寧降指揮同知聞住
質

實

西山亦名雷公山方輿紀要云在大同府西北十五里後唐清泰末雲州軍亂節度使沙彥珣走西

山據雷公口即此懷仁遼縣明屬大同府今因之順

聖川在今宣化府西寧縣東代王代簡王桂魯孫惠

王成鍊也成化二年襲封秦愨

字世纓單縣人程春震雲夢人

八月太監汪直以罪貶王越免

言官劾直八罪一負恩欺罔二冒功濫叙三虧盜帑

金四誣善獎奸五擅作威福六招納無籍七朋邪亂

正八妄開邊釁詔從未減貶直南京奉御王越以黨

直奪誥券編管安陸州二子以功蔭得官者皆削籍

戴縉吳綬並斥為民韋瑛前已調萬全衛陳鉞亦先

致仕皆不問明年瑛欲邀功希復用誣報衛人劉德

興諱不軌覆醢之妄帝惡其

稔惡誅之直後竟得良死

九月妖人王臣伏誅

中宮王敬挾千戶王臣等採藥江南臣以妖術為敬所信倚敬勢矯旨括民間珍玩因奪室女縱淫所至騷然長吏多被辱至蘇州台諸生罵妖書辭不赴命今有司捕繫至驛中亂箠之諸生大譁敬奏其抗命下巡按御史速問巡撫王恕亟疏論敬等罪敬亦誣奏恕并及常州知府孫仁遂械仁至京恕抗章申救三疏劾敬會中官尚銘訴敬諸不法狀乃下敬等獄戎其黨十九人棄臣市傳江首南仁得釋歸諸生從輕擬質實孫仁新塗人

發明

汪直王敬之橫恣甚矣憲宗一旦譴斥時共快之然商輅發直之奸甫踰月而直復用王

恕論敬之罪至三疏而敬自如特以尚銘一言譴訴乃始貶直而下敬于獄則憲宗之譴斥宦官者

仍以信任宦官直敬服而尚銘用事銘固直敬之類也厥後梁芳之廢以蔣珠劉瑾之誅以張永亦皆其類之自相傾軋而非在上者果能察其亂政務決去之北明世宦官之禍所以蔓延而不可圖也

名陳獻章為翰林院檢討尋乞歸

獻章舉正統中鄉試再上禮部不第從吳興弼講學居半載讀書窮日夜不輟蕪陽春臺靜坐其中數年無戶外跡久之復游太學祭酒邢讓重之颺言于朝以為楊龜山復出由是名藉甚京師每復歸四方來學者日進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章薦名至京令就試屢辭疾不赴疏乞放歸田里就醫奉母乃授檢

討歸質實

邢讓字遜之襄陵人按王世貞奔山堂別集云尹直瑣綴錄謂邱濬修憲宗實錄以

陳獻章作十絕句媚梁芳自是為世所鄙而薛應旂
憲章錄因之謂出張元禎筆攷實錄謂獻章絕謾厚
詩文亦有可取者然于理學未究也一時好事妄如
推尊形諸薦奏雖其鄉里前輩以德行文章自負者
亦疑之及授官歸沿途擁駒從列父槩揚揚得志而
去其詆獻章亦甚矣第不載十絕句媚梁芳事而所
謂鄉里前輩者蓋謂濬也若出濬筆不當隱然以前
輩自謂元禎庶幾為近又云張元禎貽書謂與弼有
豈容先生久竊虛名語事亦與其纂修實錄甚詆獻
章相類瑣綴錄因証妄不足信而元禎以譽望自負
于獻章之躬行心得者不可同日語忤心証
詆所謂此婢之撼大樹多見其不知量也

旌表僧繼曉母朱氏

繼曉以秘術回梁芳進封國師其母朱氏本娼質實
家女也繼曉自陳乞旌詔不必勘覈遠旌其門

推門之利所以
聞幽維化使華
屠曰是負苦節
首或待何極恩

施故再舉之端
即不待與蓋以

勵從一之義別

擇不可不嚴也

雖曉母本出婦

家實為齊民所

不齒乃以緇髮

陳乞竟得滋遊

綽楔之榮委國

典而玷晏章于

斯已極憲臣令

不必勤覈似亦

知其於成例有

違頗曲徇私恩

妄行表乞何以

立綱常風化之

繼曉江
夏人

冬十二月都給事中王瑞御史張稷等請罷傳奉官

帝即位之二月始命內臣傳旨授官左右近習如梁
芳輩還立門戶引進私人至是傳奉益濫瑞因倡同
官上言爵賞天下公器自非功德才能難以弋獲近
年倖竇如遠騫榮若市恩論內降始忝竊于藝術之
人令則更及無庸胥吏矣武階廢叙始冒濫于內使
之家今則更及外方白丁矣下至廝養賤夫市井童
稚並得魚緣除授玷列朝班名器之棄于茲已甚乞
悉行革絕稷等亦言傳奉各官至有逃軍逋囚賊守
貪吏易姓名匿罪狀而冒進者帝覽奏頗悟命自今
瀆請希恩者罪不宥于是降李孜省二秩他貶熙者
又十二人朝野稱快明年八月罷闡賊吏周璉以善
星命干梁芳得召遂傳奉如故而孜省亦復遷左通

政質實

王瑞字良璧望江人孫稷寶應人周遜廬陵人

發明

謂明之有傳奉官蓋即漢所謂西邸之爵唐所謂斜封之官宋所謂內批之降也憲宗時官

官方士相倚為奸匪人因之而進然猶曰為羣小所蒙耳今一旦因瑞稷之言大為感悟自無復再誤之虞禁令方申尋即召用既知之而復蹈之則洵乎痿痺之疾不可藥也

甲辰二十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是月二日庚寅也永平諸府及宣府大同遼東皆同日地震敕諭羣臣曰朕仰惟祖宗丕緒夙夜惕兢圖惟政理然治效未著地震京師天戒至矣齋心滌慮省愆修德爾文武羣臣與朕共天職者得無有竊位苟祿以召致災咎者乎自今宜痛自懲艾以毗朕志于時御吏徐鑄何玃請暫免慶成宴以法古者減膳

敵愾之意帝以其妄議變制下
錦衣衛獄訊之已並謫知縣

太監尚銘有罪

銘既傾汪直益擅權勢鬻爵市官恣為奸利聞京師
有富室輒以事羅織得重賄乃已帝尋覺之謫充南
京淨軍籍其家輦送內府數日不盡初銘以附直得
領東廠後其黨李榮蕭敬援之入司禮監銘既敗而
榮敬有用事于是都給事中王瑞上言李榮蕭敬昔
黨汪直壞事于前繼黨尚銘壞事于後祖宗大業豈
容小人屢壞之京師之人皆曰直開西廠兆以黑首
之變銘入司禮監應以地震之災若非宸衷內斷早
見而勇去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然銘等雖以罪譴
而榮敬尚在竊恐汪直尚銘之患未已也乞并加貶
斥以絕其根株則宗社生民幸甚疏入帝置榮敬不
問而以太監陳準代銘督東廠準為人謹慤既莅事

誠諸校尉曰有大逆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若勿預也由是都人安之

質實

陳準順
德縣人

三月以盛顯巡撫山東

山東自辛俸後不設巡撫者十年至是歲旱饑盜起廷議復遣大臣往撫之顯遂自南京刑部侍郎拜是命既下車兩應檣大澍稿禾復蘇條荒政數十事下所司修舉之振粟以充逮畢振餘粟尚百餘石顯益然暴除苛推行九則法法者顯字時望無錫人九則于諸府盜不禁而戢法者顯令東鹿時所創法

質實

盛顯字時望無錫人九則

也天順中顯以御史偕同官劾右亨曹吉祥得罪貶東鹿知縣縣故多豪家徭役苦不均顯為立九則法以均之豪家皆斂手奉法曰是嘗劾石將軍者不可犯也母憂去服除民相率詣闕乞選顯再任益不用鞭扑訟者諭之輒叩首不復辯治行上聞擢知卽武府復以任治劇調廷平累遷陝西布政使所至皆有

聲而其令東鹿時隣邑訟不決者亦赴顯愬狀片言折之各心服去郊外有隙地爭來築室爭居之遂成

市號清
官店云

處士胡居仁卒

居仁性行淳篤聞吳與弼講學崇仁往從之游其學以主忠信為先以求放心為要操而弗失大乎敬遠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冊詳書得失用自程考論衣單食寡如也築室山中四方來學者甚衆皆告之曰學以為己勿求人知曰吾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于禪或欲屏絕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未嘗不靜也驚于空虛與溺于功利者均失其患有三一在所見不真一在工夫間斷承學之士皆佩之為篤論居仁間修自守布衣終其身人以為

薛瑄之後粹然一出于正居仁一人而質實
崇仁隋
已卒年五十一神宗十三年追諡之敬
置明屬

撫州府今因之胡居
仁字叔心餘干人

夏六月以思柄為孟密安撫使

孟密雲南土司木邦所轄部也其部長曰思外法娶
木邦宣慰後罕搽法之女曰曩罕弄已而罕搽法死
傳襲至其孫罕落法時曩罕弄芳以夫死代領所部
自分尊屬不樂受節制遂叛木邦曩罕弄氏族人與落
法構難逐出之孟都蓋景泰四年也其後孟密兵力
日強益攻罕落法侵掠隣境隴川孟養曩罕弄自稱
天娘子其子思柄自稱宣慰使黔國公沐琮奏委三
司官往撫最罕弄驕蹇不服且欲外結交吐兵逼脅
木邦八百諸部琮等復以聞兵部尚書張鵬主用兵
詔廷臣集議皆以孟密與木邦仇殺未犯邊境宜撫

乃遣副都御史程宗馳傳與薛者序班蘇詮往於時
為成化十八年初曩罕弄貳于木邦畏隣境不平潛
使人從間道至京獻寶石黃金且重賂閣臣萬安請
別立孟密安撫司開設治所直隸布政司下內閣議
安欲許之劉珣劉吉曰孟密故屬木邦今叛而請命
于朝若許之是周天子命三晉大夫為諸侯也土官
誰不解體安曰不從則當伐之往日麓川之敗不可
不戒珣對曰何以伐為但命守臣嚴邊備而敦隣境
土官合兵感之彼奚能為事遂寢及宗率詮往撫諭
詮受思柄金燕宗迎安風旨示意曩罕弄復遣人入
貢如前請會雲南巡撫吳誠卒官即令宗代下其事
于宗議可否宗遂言曩罕弄與木邦仇殺已久勢難
再合別立安撫司使因命思柄為安撫使蓋孟密地
有寶井曩罕弄擅其利恣行賄遺而木邦為孟密所
侵兵力積弱不能報雖屢奏訴竟不得直思柄恃有
朝命益肆意侵奪先後占據木邦地凡二十七所自

是諸部授操中國質實明史土司傳孟都蠻地近隴川方輿紀要寶井在孟密西

南由隴川十日至孟密又二日至寶井經宗字源伊常熟人吳誠錢塘人

大旱

京畿山東湖廣陝西河南山西俱大旱山西陝西尤劇赤地千里道殣相望尋從巡撫葉淇請發帑金三萬

振山西未幾預度天下僧道六質實葉淇字本萬人全輸粟給牒濟山陝饑清山陽人

秋八月太白歲星同盡見

九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及都督府經歷張黻于錦

林俊批註卷十五
張黻疏奏覽

二人皆無言實
並著直聲刑曹

後府之詒足令

言官抱愧獨是

後穀詔獄將誅

大臣何竟若罔

聞知喋無一語

而力爭維救乃

出懷恩不且為

中涓所鄙笑乎

懷恩在當時似

為伎伎但林俊

曹劬梁芳若輩

最為護局懷恩

何獨能不在袒

同類轉欲保全

衣衛獄尋釋之並謫官

時歲大饑僧繼曉方以秘術擅寵先後賜美姝十餘
人金寶不可勝紀又請建太永昌寺于西市逼徙居
民數百家糜國帑數十萬于是俊上言今年以來災
異迭臻京師地震陵寢動搖日月繼蝕監戒之昭莫
此為甚陝西山西河南頻年饑饉人民流離道殣相
望振濟無從可為流涕而僧繼曉以妖言熒聽竭有
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工役不息人怨日興臣謂當斬
繼曉以謝天下然縱繼曉之惡者梁芳也芳傾覆陰
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數年之間假名乾沒祖宗百
年之餘府歲殆盡家資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擾
汪直莫能過今內而朝臣外而市井之徒皆痛心饑
民之死莫不欲食芳繼曉之肉而卒不敢以此言進
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臣何忍畏罪不言以悞陛
下疏入帝大怒下俊錦衣衛挾拷訊後府經厯張鼐

直臣或與梁芳
素不相能故借
此以陽博美名
隱立門戶耶

殺之並下獄帝欲誅二人司禮監懷恩力爭帝怒投
以硯曰若助俊訕我恩免冠伏地號哭帝叱出恩遠
人告鎮撫司曰汝曹陷芳傾俊俊死汝曹何以生遂
稱疾不起帝怒亦漸解各杖三十謫俊雲南姚州判
官黻師宗知州時言路久塞兩人直聲震都下為之
語曰御史在刑曹黃門出後府明年以星變復二人

官改質實

大永昌寺按明憲宗實錄寺先建于西市
已有成緒繼曉以星變謹隨廢梁芳請更

擇地建之得故廣平侯袁瑄宅又市其旁民居數十
家大興工復視舊加廣蓋二十二年冬十二月也武
宗實錄正德五年大永昌寺改建為倉賜名曰太平
六年以太平倉賜永壽伯朱德為私第八年改為鎮
國府又按兩京求舊錄鎮國府嘉靖初仍改太平倉
都人至今呼西帥府衙衙也姚州唐置後入于南詔
元時蠻部內附復置州明屬姚安軍民府今屬楚雄
府師宗州元因蠻部名置州明屬澂江府今改縣屬

廣西州林俊字待用
莆田人張黻吉水人

乙巳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星隕有聲詔羣臣言闕失

是日申刻有光自中天墜化白氣曲折上騰踰時復
有赤星如椀自中天西行轟然如雷震帝頗懼詔羣
臣陳闕失于是吏部尚書尹昉等論傳奉官過多吏
科給事中李俊率科臣上疏曰今之弊政最大且急
曰近倖干紀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
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夫
內侍之設國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而叢十餘人一
事而參六七羣分布藩郡總領邊疆援引檢邪投獻
竒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方賫賄兵民
坐困官吏蒙殃殺人者見原債事者逃罪如梁芳韋
與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大施剛斷無令干紀奉
使于外者悉為召還用事于內者嚴加省汰則近幸

哉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非賣祿內臣則不得進
非依倚內臣則不得安此以財買官彼以官鬻財無
怪其賂受四方而計營三窟也如尚書殷謙張鵬侍
郎艾福杜銘南京尚書李本侍郎劉俊皆老而懦尚
書張鑿大理卿田景賜南京尚書張瑄侍郎尹直皆
清論不恆惟陛下大加黜罰勿為姑息則大臣知警
而天意可回矣爵以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今或無故
而爵一庸流或無功而賞一貴倖方士獻煉服之書
伶人奏曼延之戲祿吏胥徒皆叨官祿俳優道亦
玷班資一歲而傳奉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十人矣數
千人之祿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祖稅民之脂膏
不以養賢才乃以飽奸蠹誠可惜也如李致省鄧常
恩輩尤為誕妄此招天變之甚者乞盡罷傳奉官毋
令汚玷朝列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都城佛刹
遠無寧工京營將士不復遺力如國師繼曉假術濟
私糜耗特甚中外切齒願陛下內惜資財外惜民力

諫垣應詔陳言
抗諭時攻憲宗
既優旨褒答頌
見採行足彰轉
圜之美乃因修
省不即加罪而
心忌其言既遠
誥求闕失初心
亦豈得去應天
以實至黜陟予
奪尤朝廷駭下
大權卽有應序
罷謫之人亦當

不急之役姑賜停罷則工役不煩而天意可回矣近
規利之徒率假進奉為名或錄一方書市一玩器購
畫圖製笏珥所費不多獲利十倍願陛下留府庫之
財為軍國之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陝西河南
山西赤地千里屍骸枕籍流亡口多荏苒可慮願陛
下體天心之仁愛憫生民之困窮追錄貴倖鹽課暫
假造寺貲財移賑飢民俾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
可回矣疏入帝優詔答之降左通政李孜者上林丞
太常卿鄧常恩本寺丞繼曉革國師為民斥罷傳奉
官五百餘人中外大悅時兩京諸臣爭應詔陳言給
事中盧瑀秦昇童祝御史汪奎員外郎崔陞彭綱主
事張吉蘇章周軫李旦等言尤剴直帝以方修省不
罪然心忌之密諭尹旻出瑀等且書六十人姓名于
屏俟奏還則貶遠惡地于是瑀等相繼貶斥俊亦尋
調外陞章應遷而部臣故遲之不奏僅得免奎以糾
失儀稍緩杖之于廷居數月復出為夔州通判而孜

視其人之目取
何可稍存私意

顧潛諭部臣出

之於外且書名

屏展俟奏遷而

俊貶之夫豈人

君大公至正之

道哉

省常恩等仍復
官有寵愈甚

質實

艾福字天錫襄陽人杜銘字敬
修金堂人李本字立之富順人

劉俊新鄉人張瑩字廷器華亭人田景昭高陽人張

瑄字廷璽江浦人盧瑀鄆人秦昇南昌人童祝蘭終

人汪奎字文燦婺源人崔陞字廷進其先樂安人後

為彰德人彭綱字性仁清江人張吉蘇章皆餘干人

周軫莆田人李旦

字啟東獻縣人

大赦

詔曰往者災沴迭興天時亢旱歲竟不登河南山東
畿內率多饑饉陝西山西尤劇至有棄恒產家室不
顧者元元何辜罹此危阨博採羣議發內帑倉儲救
所司多方振濟期此矜人咸歸樂土不意歲首星變
有聲朕愈兢惕載敷救廷臣備陳時政得失采納而行
方春時和祇承資始之仁誕敷寬恤之典其大赦天下

振陝西山西河南饑

遣侍郎李銜何喬新賈俊以帑金二十五萬往振米
幾又轉漕四十萬石振陝西是年兩京皆饑並發粟

分
振賈賈俊束鹿人

三月泰山震

太皐梁芳韋興庾弼藏為奇技淫乃結萬貴妃欺累
朝金七害俱盡帝一日視內藏詰芳及興芳曰建顯
靈宮及諸祠廟為陛下祈萬年福耳帝曰吾不汝瑕
疵後之人將罪汝矣芳大懼遂說貴妃勸帝廢太子
而立興王司禮太監懷恩固爭帝不悻斥居鳳陽
會泰山連震占者謂應在東宮帝心懼寢其事賈

賈顯靈宮春明夢餘錄在皇城西永樂時建成化中
更拓其制又建彌羅閣嘉靖中復建吳極通明殿

東輔薩君殿曰昭德西彌王帥殿曰保真興王名祐
杭憲宗第四子即太后生即世宗父興獻帝也二十
三年七月受封時未封稱
興王者史家追叙之辭

夏四月以康永韶為禮部右侍郎

永韶故為御史有直聲請知縣繼有薦其知天文者
中旨召選進太常少卿掌欽天監時陝西大饑永韶
言今春星變當有大咎賴秦民饑死足當之誠國家
無疆福帝悅擢禮部右侍郎明年坐歷多訛字落職
歸

五月京師地震

是月十三日壬戌夜
也十一月丙寅復震

赤景公不肯以
民衆移災一言
而榮厥退舍伏
小國之君尚知
以民為重為天
下王者豈反忽
諸况飢饉存懸
閭閻之戚即廟
堂之憂宜得視
如膜外康永韶
乃以說詞干進
竟謂是變之咎

賴秦民飢死當
之且指為國家
之禍妄誕至此
實為喪心病狂
憲宗不予以斥
責反悅其言而
重加遷擢是惟
知有己而不知
有民且並不知
民之為己之安
身立命處也真
可鄙之至矣

六月罷汰冒濫軍職

廷臣條時政闕失多以官爵太濫為辭詔下兩京部
臣察實澄汰至是南京兵部覈武職之冒濫者具名
以聞中率多內臣廝養
乃寢前詔令任事如故

秋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以萬通家人徐達為指揮僉事予世襲

萬通貴妃弟也少業賈既駿貴益貪黷無厭日命其
家人牟利四方徐達以善居奇為通所喜因得官百
戶通歿帝眷通不已庶子方二歲養子方四歲俱授
官而達亦得擢至指揮僉事秩正四品許傳襲不替
達嘗奏請兩淮鹽引三萬時帝已漸惡乞鹽之擾猶
命立予之其荷恩寵如此初通父貴性醇謹見子姓

皆得官每憂形于色曰吾家德不勝福何以堪之諸子或肩越賜物輒戒曰縣官所賜皆若籍他日復宣索汝曹將重得罪諸子竊笑以為迂自貴卒後通與其兄喜弟連等逐日驕橫其家憑倚思眷聲勢烜赫矣

質實

萬通諸城人錦衣指揮貴之子

九月劉珣罷

萬安與南人相黨附珣及尹旻王越又與北人為黨顧珣性疎直自以官僚舊臣遇事無所回護刑部員外郎林俊以劾梁芳繼曉下獄珣于帝前解之李孜省輩左道亂政欲劾搖東宮珣密疏諫帝皆不悅珣又素薄安嘗斥安負國無恥安忿日夜思中珣汪直寵衰安偵知西廠可罷逸珣同奏珣德商輅前事且見言官方交章請罷皆不允以為直寵固無恙也因辭不與安逸獨奏之陰使人訐珣與直有連帝疑未

發安又使人為劉公子曲增飾穢語雜教坊院本奏之劉公子謂珣子磁也帝怒遣中官持手封書一函詣閣乃人訐珣書安與劉吉佯驚救言當全乞休去以全始終翌日珣其疏乞休詔允之其實排珣使去者安吉兩人謀也

冬十一月召馬文升為兵部尚書

汪直敗之歲文升復官致仕其明年起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文升凡三至遼軍民間其來皆鼓舞益禁抑中官總兵使不得朘削衆益大喜逾年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會淮安及徐和二州饑移江南糧十萬石鹽價銀五萬兩振之尋即有是命時李孜省方怙寵文升既入朝頗惡其為人有所言孜省亦深嫉

文升
矣

十二月以彭華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

機務

華深刻多計數善伺人短與萬安李致省相結得入
閣素嫉尹旻與安等伺得旻子侍講龍諾陰事下龍
詔獄執訊午門多所撲逮旻致仕去龍除質實按尹
名由是人皆畏華而惡之踰年以風疾罷

獄事載憲宗實錄旻鄉人有武選郎鄒襲者以司吏
樊忠韓錫盜救事發坐防範不謹調外襲素與旻子
龍及侍讀焦芳交善因謀為指揮張旺等一百二十
三人保留襲疏上之既下吏部議旻覆奏曰此公論
也乞復襲官帝已疑旻私襲曰爾何繇知為公論然
尚勉從旻議不深責旻也未幾東廠緝事者發襲等
交通狀旻自服罪帝責其徇情妄奏落旻太子太傅
為太子少保時二十二年四月也甫踰月而廠校又

發龍紉賄事給事中張雄劉清劉昇御史陳牧等交
章劾龍并及是帝省是而下龍錦衣衛獄令法司會
鞫于午門逼判王範經歷張璠並以賂龍得官逮訊
詞連郎中劉紳員外郎董寧同知朱紳副使謝顯王
錦馮蘭六人獄上命是以尚書致仕龍削籍範等謫
有差侍郎耿裕黎淳以阿默停祿三月而焦芳坐為
襲草保留疏誦同知于是御史呂璋等復劾侍郎呂
鍾秦絃大理寺丞劉獄寺副蘇泰太僕寺卿張海順
天府丞黃傑洗馬羅璟給事中馬龍御史劉璧于璧
高輔張鶴編修王敕員外郎楊榮表彌皆以山東人
生是黨調降龍
獄之本末如此

丙午 二十二年秋七月前少保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卒

輅再入閣前後預機務二十一年家居十年卒年七
十三贈太傅諡文毅輅平粹簡重寬厚有容臨大事

夫大議毅然莫能奪既謝政劉吉過訪邸第見其子孫林立歎曰吉與公同事歷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天之報公厚賂日正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耳

八月謫江西巡撫閔珪為廣西按察使陝西巡撫鄭時為貴州左參政

江西南贛諸郡多盜率獻貨強宗投為僕事發輒相倚庇拒有司不就捕珪請連坐其主以清盜藪法司議從之而泰和尹直新建謝一夔皆怒珪竟謫官廣西命下一夔喜謂人曰珪之謬也非吾致省密啓于帝吾鄉縉紳尚得高枕乎人乃知珪之左降李致省力也鄭時自十九年撫陝西頻歲大饑人相食請于朝發帑金十萬轉漕四十萬躬督屬吏給振銖粒皆有籍無敢漁者所全活甚衆會致省以災異貶頃之

復用事與梁芳亂政如故時聞之歎曰如此則災未
有已也吾安可以外吏循默遂條上五事曰盡誠敬
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姦妄減供奉以蘇民困重名
器以待有功罷傳奉以抑僥倖蓋為芳攷省發也疏
入尋有貴州參政之貶陝民哭送之至遮道不得行
帝聞頗悔為斥傳奉官十人繫六人獄詔自今中旨
授官者俱覆奏然不罪芳攷省也時有御史姜昂者
亦憤攷省等亂政倡同官疏劾其罪帝怒昂妄言杖
午門質實恭和隋改西昌縣置太和元升州明改太
和縣屬安吉府新建宋析南昌縣地置明
屬南昌府今並因之閩桂字朝珙烏程人鄭時字宗
良舒城人姜昂字恒頰太倉州人謝一夔字大韶新
建入初冒
姓王後改

九月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出馬文升代之

前二年怒自應天巡撫改南京兵部尚書林俊以劾
梁芳繼曉下獄怒疏爭俊不當罪帝不憚怒侃侃論
列無所避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
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過朝事有不可必曰王
公胡不言也或又曰公疏且至矣已怒疏果至時為
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怒于是貴近皆側目帝
亦頗厭苦之是年起用傅奉官怒諫尤切帝愈不悅
會南京兵部侍郎馬顯乞罷忽附批曰王怒老劣矣
亦全致仕而文升為李孜省所譖遂出以代怒一舉
而間廢兩名臣朝野大駭工奇主事王統疏請留怒
命杖之貶質實馬顯字文明廣平人王純仙居人
二秩外調

逮廣東布政使陳選道卒

選于天順中巡按江西盡斥貪殘吏成化初督學河
南江直出巡都御史以下皆拜謁選獨長揖久之進

按察使決遣輕繫數百人重囚多所平反圍為空
治尚簡易獨于賦吏無所假厯廣東左右布政時詔
減省貢獻而市舶中官韋眷肆橫奏乞均徭戶六十
人添辦方物選持詔書爭帝命與其半眷由是怒選
眷人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刺使臣欲入貢私市易眷
利其厚賂將許之選聞立逐之眷禹令高瑤發眷通
眷事沒其貲巨萬入官都御史宋旻不敢詰選移檄
獎之且聞于朝眷恨選益甚遂誣選瑤明比為貪墨
違刑部郎中李行及巡按御史徐同受勘之眷賄選
所黜吏張聚全誣証聚堅不從拷掠無異辭行等畏
眷竟以誣獄上與瑤俱被逮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
者辟除乃得止至南昌疾作行阻其醫藥竟卒張聚
聞選死哀悼乃上書曰竊見故罪人選子處羣邪之
中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瑤按法
持之選移文獎勸以激貪懦固賢監司事也都御史
宋旻及同受怯勢養奸致眷橫行胸臆穢穢清流勤

官李行頤指煇煉竟無左証臣本小吏註誤觸法被
選點罷實臣自取眷謂臣憾選厚賂嗽臣臣雖胥役
敢昧素心行等連臣致理拷掠百端臣忍死籲天終
無異口行等乃文致其罪選故剛直不堪屈辱憤懣
旬日身嬰重疾行等幸其殞身阻其醫療訖命之日
密走報眷小人佞毒一至于此臣擯黜罪人秉來田
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銜
質實 陳選子士賢臨海人
屈而為聖朝累也不報 後家于鄞業明史選

傳 弘治初主事林沂疏雪選寃復官禮葬正德中
追贈光祿卿諡忠愍宋旻字宏澤淳安人李行新喻
人徐同愛
常山人

遣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勘播州土司訟

初巡撫張瓚之奏設安寧宣撫也受播州致仕宣慰
楊輝屬因請任輝庶長子友為使而友仗其弟愛嗣

揮職雖按宣撫使意未慊輝沒友與長官張淵謀刺
愛不果遂誣奏愛居處器用僭擬朝廷又通唐府密
書往來私習兵法天文謀不軌事乃遣喬新往勘將
行詰曰楊氏主播州五百餘年諸蠻服從久矣歷代
寬以文法蓋治之以不治也今但宜二人面質真偽
無令驚疑帝是之喬新至盡得其始末白愛誣奪友
官遷保寧羈管斬
張淵播州遂安

質實

唐府謂定王控孫莊王芝
址也成化十二年襲封

以尹直為戶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直明敏博學練習朝章而躁于進取性矜忌不自檢
飭前為侍讀學士覲擢禮部侍郎而尚書尹是不欲
薦直直竟以中旨得之翼日遇是于朝舉笏謝是曰
公所謂簡在帝心者由是兩人交惡直辱以憂去服
除起南京吏部侍郎就改禮部凡在南部八年鬱鬱
不得志屬其黨萬安謀內召是輒持不可諸朝臣亦

皆畏直幸其在南卒倚安及李致省力召為兵部侍郎益比致省與彭華共傾是以洩怒至是復由中旨

入閣物
論鄙之

丁未二十三年春正月皇貴妃萬氏卒

妃服用器物窮極僭擬中官佞錢能覃勤汪直梁芳章輿輩皆假貢獻苛斂民財傾竭府庫以結妃歡四方進奉異物皆歸之父兄弟姪皆授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性嫉妬掖庭御幸有身飲藥傷墜者無數至是卒帝震悼輟朝七日諡曰恭肅端慎崇靖皇貴妃

命南京右都御史屠瀟諭護占城王古來歸國

初安南黎灝據占城復發兵執王弟盤羅茶悅王孫齋亞麻弗卷與弟古來走佛靈山避難中朝屢諭灝

運侵地瀕率詭辭對其後乃訪齊亞麻弗菴立之界以國南邊地而占城故壤凡二十七所四府一州二十縣里計三千五百有奇割界纔十之二餘為瀕據如故王孫既新立遣使請封給事中馮義行人張瑾齋印冊在行而聞王孫死慮空還失利亟抵其國封提婆苔為王獲厚賂而返提婆苔者瀕僞敕所封占城畔人也義返至海洋病死瑾自廣東上其事詭言王孫為弟古來所弑不得已封其國所欲立者而古來貢使已前至方告齋亞麻弗菴之喪請嗣封且乞宣諭安南忌還故壤猶不知提婆苔之據其國也于是禮官劾瑾妄下錦衣獄訊之伏罪論斬尋勅召來撫諭提婆苔令上國王印提婆苔不受命乃遣給事中李孟賜行人葉應冊封古來為國王孟賜以提婆苔芳竊據憚行請傳諭古來詣廣東受封古來乃白老揭挈家赴崖州封事竣欲躬詣闕廷奏安南之罪總督宋晟以聞廷議遣大臣經理其事因以命瀕

至廣東卽傳檄安南宣示禍福募健卒二千人駕海舟二十艘蒞古來還國安南以瀟大巨奉特遣不敢抗古來質寶

屠瀟字朝宗鄞縣人馮義韓城人張瑾乃得入質寶
吳縣人李孟陽睢州人葉應歸善人

二月以李致省為禮部右侍郎

致省既貶復用益作威福假扶鸞術言江西人赤心報國于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敦禮卽郎中黃景南京兵部侍郎尹直工部尚書李裕禮部侍郎謝一夔皆因之以進執政大臣萬安劉吉從而附麗之所喜者則援之通顯所怒者則構之貶斥憾應天府丞楊守隨嘗劾已譖于帝滴南寧知府去他所排擠甚衆朝野側目前年冬擢通政使至是進禮部侍郎掌通政司如故一時佞倖竊權寵者無與侔比矣

質寶

黃景上高人李裕字咨德豐城人由南京都御史召為工部尚書尋政吏部與閣臣彭華並以賄致省得

擢時人為之誥曰八百憲臺陞李裕三千館閣薦彭華孝宗實錄于華之卒載其語云

發明

明季門戶之習為一代深錮之患然當成化以前未有顯然援結芘其鄉里連及閩省者

也自李孜省擅寵為引鄉人彭華入閩復假邪術言江西人赤心報國而同省大臣皆囚之以造厥後孜省既敗焦若用事銜孜省輩之黜已遂滅江西解額且榜某之使不得運朝官魯兆試南相尋報復黨禍之結自此始矣夫人臣植黨樹援未有不害于而國者然多以學術意氣私相矜許久之乃成角立之勢若孜省者一佞倖小人習五雷道法迎合憲宗意旨與奸僧繼曉竊取尊顯偶假扶鸞仙鬼之位遂開朋黨比附之門使朝局為之一變可不慎歟

秋七月封子五人為王

史家紀萬祀之
靈皆謂其歸焉

橫行至于後宮
有謀盡道猶墮
今以憲宗封述
諸子証之知其
說殊不足盡信
蓋憲宗偏寵萬
妃及妃之恃寵
驕妬固當時情
事所有若謂其
專房溺威則後
宮必進御無期
何就餘之多貴
而地絕相繼如
是年及孝宗初
受封共有十人
其最四者乃憲

祐 祚興王 祐 榆岐王 祐 質實 明史諸王傳岐王憲
益王 祐 樺 衡王 祐 樞 雍王 宗第五子後之藩德

安益王 第六子後之藩建昌 衡王 第七子後之藩青
州 雍王 第八子後之藩 衡州 岐王 雍王 皆 邵 太 居 生

益王 衡王 皆
張德妃 生

八月帝崩

是月庚辰帝不豫甲申命皇太子
視朝于文華殿戊子大漸己丑崩

九月太子祐橈即位赦

是為孝宗以明年
年為弘治元年

大監梁芳方士李孜省等及外戚萬喜以罪謫戍有差

宗第十四子而

所云代樂望胎

者尚不可勝計

其生不為不蕃

萬妃果妬毒豈

能聽賈魚及衆

而延生成立者

且如是之多乎

總之宮闈事秘

傳聞已不可憑

或由衆人深嫉

萬世之假附亂

政遂飾為無稽

之語以歸罪萬

妃紀載家耳食

滋訛于成化間

言官劾致省及其黨鄧常恩趙玉芝交結太監芳外
戚喜等諸不法事論死上以宅憂謫芳南京少監喜
指押使致省常恩玉芝等戍陝西邊芳等既請戍遇
赦當還印綬監太監蔣琮言芳等罪大不當赦復逮
下獄致省不勝撻掠死常恩玉
芝尋復遇赦仍徙邊方歲死

冬十月罷傳奉官奪僧道封號

帝用科道言降黜傳奉官通政任傑侍郎劄指揮
僉事王榮等二千餘人罷遣禪師真人等二百四十
餘人法王佛子國師等七百八十
餘人並追詔敕印伏遣歸本土
質實 任傑王榮皆
不知何許人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立皇后張氏

先是孝穆太后薨外廷藉藉指萬貴妃帝即位魚臺
丞徐頊疏請上母妃尊諡遷葬並追究薨故廷臣議

事終不啻漢成時之昭陽楊水而不顧其跡之矛盾亦可怪也

萬安阿奉宦官籍其牽引始進即不以正甚至緣附椒房冒稱同姓為梯梁固寵之階尤拍師無恥地聞議遂萬氏親屬執欲以久不往來帝圖掩覆小人情

萬安罷

逮萬氏戚屬下錦衣鞠治萬安懼不知所出曰我久與萬家不往來劉吉亦有連自危與尹直共擬旨寢之帝仁厚恐傷先帝質實皇后張氏與濟人意不問安言得無事

安草登極詔書禁言官風聞言事中外辭然安尋亦悔之及上兩宮尊號遂詔陳天下利弊御史湯綽請聞安從容曰此非裏面意吾輩維持君等耳屬即以其語聞謂安歸過于君無入臣禮于是庶吉士鄒智御史文貴姜洪等交章列其罪狀先是欽人仇進賢者粗知書無行諂事萬安日與講房中術安懼之因令就試得進士授為庶吉士除御史帝一日于宮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者未署曰臣安進帝令懷思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為邪安愧汗伏地不能出聲及諸臣彈章入復令思就坐讀之安數跪起求哀無

能至此事者矣
又為懷恩所作
猶復頌頌戀戀
數說求哀其來
復知人間有甚
愧事豈特御史
之無所不至哉

去志思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去矣始惶懼歸第乞休
去時年七十餘在道猶望三台星冀用居一年卒安
在政府三十年每遇試必其門生為考官子孫甥婿
多登第者子翼南京禮部侍郎孫宏璧翰林編修安
死無幾翼宏璧湯鷲字用之壽州人鄒智字汝
相繼死安遂絕質實愚合州人文貴湘鄉人姜洪字
希範廣
德人

追諡母紀氏為孝穆皇太后

帝悲念太后遣人求太后家先是太后在宮中嘗言
言家賀縣姓紀幼不能知親族也于是有妾冒太后
戚吮以希寵貴者十數輩後事露皆謫戍而太后家
終不可得其後禮臣上言可做太祖封徐王故事定
擬太后父母封號立祠桂林致祭帝詔曰孝穆太后
早棄朕躬每一思念怒焉如割初謂宗親尚可旁求

寧受百欺冀獲一是卿等謂歲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以慰聖母之靈皇祖既有故事朕心雖不忍又莫敢違遂封后父慶元伯后母伯夫人立廟桂林府有司歲時祀焉大學士尹直撰丹文有云觀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愴帝質實質實為賀州治明洪武燕間念誦輒歎泣下也初以臨賀省入賀州尋降州為縣屬桂林府今因之

以吏部左侍郎徐溥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尋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已劉吉罷去遂為首輔溥承吉恣睢之後鎮以安靜務守成法嘗曰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至矣患質實徐溥字時不能守耳時人比之漢丙吉云用宜與人

十一月召王恕為吏部尚書以馬文升為左都御史

時起致仕家居言官論安者輒薦起司禮監懷恩亦素重之力勸帝故即家起用之而文升亦以時望得

名內

尹直罷以劉健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

機務

給事中宋琮御史許斌言直自為侍郎以至入閣夤緣攀附皆取中肯帝于是薄其為人令致仕健學問深粹以身任天下之重先為少詹事充東宮講官受知于帝帝立乃有是命于時羣邪漸黜眾正並升海內欣然

質實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來琮隴西大許斌陽曲人

禮部左侍郎邱濬進大學衍義補

濬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正述脩身齊家事而治國平天下闕焉乃博採羣書以補之至是表上于朝帝稱善進濬尚書叅金幣詔刊行其書既而濬以書中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下內閣議行之帝報可

質實 大學衍義補六十一卷誠意正心之要曰審幾微治國平天下之要曰正朝庭曰正百官

曰故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秋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嚴無備曰固封國曰成功化

十二月葬茂陵

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 **質實** 茂陵在昌平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廟號憲宗 州聚寶山東

少南

明史贊曰憲宗早正儲位中更多故而踐阼之後上景帝尊號卹于謙之冤抑黎淳而白商輅慨慨

有人君之度矣時際休明朝多者彥帝能萬于任
入謹于天戒蠲賦省刑閭里日益充足仁宣之治
于斯復見顧以任用汪直西廠橫恣盜竊威柄稔
惡弄兵夫明斷如帝而為所蔽惑久而後覺婦寺
之禍固
可畏哉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五